

东明闻见录  
东明闻见录  
求野录  
也是录  
南广纪略  
安龙纪事

东明闻见录

丁亥永历元年（鲁监国二年、清顺治四年）。

春正月，帝幸桂林。

清师薄广城且急，辅臣瞿式耜请视师督战士，驻峡口，而清师复据广城。司礼王坤，趋上西避之。耜夜棹小舟留驾，曰：我兵水路晷至三水，可上下搯也。争之不得，请身留肇。宗人府朱容藩曰：左右所恃，惟式耜一人。式耜留守，上行益孤。亦不许。上舟西，耜部署五月，始疾发抵梧，上行又五日矣。丁魁楚惑于奸弁苏聘，从梧入岑溪。王化澄携中枢印，去浔州。西上护踣者，惟辅臣瞿公而已。上于正月抵桂，耜分部守御，谕诫楚、蜀各路征镇：粤西居山川上游，东决不敢仰而攻。兵士云屯湖南北，立需战。粤南宁、太平出滇，柳州、庆远通黔，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誓国家威惠三百年；抚粤悉受衔檄，足资内备。复疏请王锡袞、文安之为相，周堪赓、郭都贤、刘远生为六卿，召给事丁时魁掌礼垣。给事金堡素称清直，终制召还。时草昧之初，惟瞿辅臣导养圣德，修纪纲、挽人心、布威武、抑权阉，起用人望，招徕俊杰为首务。一时朝廷，倚以为重。

文安之、王锡袞入阁辨事。

从瞿式耜请也（不书原官，阙疑也）。

湖广巡抚何腾蛟督川、广、江诸路兵马。

从瞿式耜请也。晋阁事。

清师入肇庆府，朱治澗走。

治澗字子晦，浙江举人，崇祯时为肇庆府同知，骤升两广总制。至是，终为佟、李逼剃发云。

清师入梧州，曹焯降，丁魁楚被杀。

先是，人传清兵取肇，将薄梧。苍梧知县万思夔作一大木龟，令人牵之，号于路曰：降敌者似此。及佟、李兵进薄梧州，广西巡抚曹焯以春秋得隽者也，因舆衬、肉袒、牵羊以迎。曰：焯不知天命，不早事君，使君怀怒，以及

下邑，焯之罪也。若以罪不赦俘诸军，惟命；若惠邀天之幸，苟保首领，使得自新君之惠也。涕泣不敢仰视。李成栋笑而释之。兵入梧城，思夔大书曹焯姓名于木龟上，置诸堂，遁去。时，辅臣丁魁楚以三百余艘载黄金二十万两、白金二百四十余万两入岑溪；李成栋追及之，杀而投诸河，阖门无存者。

清师入平乐府，陈邦傅走。

清师入平乐，邦傅弃城，趋南宁。佟养甲改广东布政耿献忠为广东巡抚。献忠，陕西人，初任金华府同知，与朱大典同守府城，历升道、升抚。降清，授布政。

三月，帝幸全州。

平乐报至，司礼王坤又趋上幸楚。辅臣瞿式耜上疏略曰：上不幸楚，楚师得以展布，自有出楚之期。兹半年之内，三四播迁，兵民狐疑，局促如飞瓦，翻手散而覆手合。又曰：在粤而粤存，去粤而粤危；我进一步则人亦进一步，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。又曰：楚不可遽往，粤不可轻弃。今日勿遽往，则往也易；今日若轻弃，则入也难。今海内幅员止此一隅，以全盛视粤西，则一隅似小；就西粤恢中原，则一隅甚大。若弃而不守，愚者亦知拱手送矣。不听。以兵部尚书瞿式耜留守桂林。

式耜知驾不可留，请身留桂。遂敕耜为留守，特赐尚方剑、兼文渊阁大学士、便宜行事，各路悉秉节制。复疏请上暂躋全州，以扼楚、粤之中，内外兼顾。楚奉威灵近，奋气而下粤；士知法驾未远，踊跃以恢东。

三月，清师犯桂林，留守督师瞿式耜帅师大败之。

清从平乐直入桂林，虚无甲兵，留守连檄召焦璉。璉驻别县黄沙镇，闻召即率骑三百人来。时，山水泛溢，士卒俱从水中行百里，水及马腹。至江，无舟，搜村落；得渔舟二小艇；士卒次第渡毕，璉乃渡。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，留守欢甚，拊其背而劳之，如家人父子。翌日，遣人于大墟运粮，而清兵数万猝至。一卒仓皇奔报，气急舌结，喘息仅属，东西指日□□。留守笑曰：□至如何张皇若是！清骑数十，乘虚突入文昌门。留守署在城东楼下，清师已登城楼下，矢集留守纶巾。留守叱曰：狡□乃敢尔！呼焦璉。璉袒臂，控弦、提刀至留守门，挽弓自下射一酋颠。清矢集屋上，或中免谒牌。璉发数矢，敌应弦而倒。清骑乃下城，短兵接战。时，城中乏食，璉所统三百人方糜粥毕，犹不知清骑已入，闭城门。清余骑由是不得出，绕城走，璉复杀数人。清骑复上城，挟马越城下，奔大军。璉即麾三百骑，大呼杀出。清兵自渡江东，未有抗衡者；见璉方错愕，璉引骑直贯其营；左右冲突，所向披靡。自寅至午，斩首数千级，冲清兵为三。清复合兵围之，璉又大呼杀入，戈刃所及，血雨肉飞，杀数千骑，清兵胆落。留守复率士民击金鼓从之，以助军威；追杀数

里，清以数十骑遁去。斯役也，璉以三百骑破清兵数万，桂林得全；

南渡以来，武功第一。

安国公刘承胤遣兵次于桂林。

先是，留守疏请诣全征兵，承胤从武冈入，犹尊朝廷，逐司礼王坤为窃天子权；面叱周鼎瀚为奉奄寺鼻息。雅重留守，发兵数千援桂。

诏晋瞿耜武英殿大学士，兼少师、太子太师；不拜。

上遣官敦式耜入行在，严敌甚备，不敢奉召。以守桂功，进官；不拜。

吏科给事张家玉恢复博罗县，清兵至，复陷，家玉死之。

家玉，癸未进士，广州新会人也。官侍读，兼吏科给事。誓不降清，起兵海上；沿海诸县旋复旋失，志不少挫。复恢博罗县，慷慨赋诗，自必死。已而清兵追获，乃斩之；悬首通衢，颜色如生。

夏五月，刘兵乱，守将焦璉逐之。

承胤诸部至桂，挟饷不出兵。留守搜库藏而外，捐囊万金；夫人邵，捐簪珥数百。兵卒不肯出，与焦兵主客不和，哗变击斗；掠市而去。

帝幸武冈，改为奉天府。

刘承胤请以金吾郭承昊、马吉翔、严云从封伯，御史毛寿登参金吾无矢石功，何得援边例？吉翔等疑疏出刘湘客指，周鼎瀚遂群嗾承胤逼上立下廷杖，旨缚寿登、湘客及御史吴德操、万六吉于行在午门外。朝诸臣亦跪午门外，伏地不起，申救乃免，四臣俱落职。承胤益横，遂揽大权，挟天子幸武冈。留守瞿式耜疏留蹕全阳曰：闻郊礼成即图移驾，不知将回桂林耶？将幸武冈、辰、沅耶？夫上原以恢复两粤为心，不徒西粤未恢，未可移驾；即东粤未恢，且当驻全也。不听。竟蹕武冈。

专官再促留守入直，留守不奉召。

清师犯桂林，留守督师瞿式耜帅师大败之，遂复阳朔、平乐。

清遣恭王孔有德、淮王耿仲明、治王尚可喜取湖南诸府，进取广西全州，将抵桂林。五月二十五日，侦兵变，积雨城坏，遂大阑入，薄城下，环攻文昌门，吏士失色。时，焦璉为流矢所中，血流至肘，奋臂而呼；督师，抚按肘羽投石，分门婴守。用西洋铳击中马骑，清势稍却。乃出城战，击杀数千人。自晨至午，不及餐，将士枵腹；留守括署中米蒸饭，亲出分哺，将士益乐用命。向晡，雨未息，暂收兵。明日，复出战，璉奋刀直入，横冲其阵，清兵大靡，弃甲曳兵而奔。留守先令路将马之骥伏于隔江，声相接，势倍振。清兵初分路从间道栗木岭来，之骥持铳一决，疾驰渡江，运■〈木朔〉提鞬，连毙三人；清兵气夺，大北，追杀二十里而还。孔有德败，时望虞山树木皆以为天神，几为焦兵所及，自此不敢窥桂云。是三月之内，危于清、乱于兵，留守从容

指麾，乃得底定。璉久将桂，得桂人心，留守以国士遇之，

故得其死力。璉乘胜遂复阳朔，并下平乐。

征蛮将军思恩侯陈邦傅复梧州。

时，怀集县丞徐定国向匿山中，誓不薙发。至是，引兵复怀集县。广西御史鲁可藻督师复贺县、富川，引兵至平乐，与焦兵会。陈邦傅由资、柳及浔州，清兵大惧。其巡抚耿献忠遁还广州，遂复梧。

旌保桂功，封瞿式耜临桂伯、焦璉新兴侯；式耜辞不拜。

疏曰：本朝封拜文臣，自王威宁、王新建外，指不多屈。或怜臣死守孤城，谓省会无虞，不妨破格，以行鼓励。其如貽笑四方何！不允。复疏报军情曲折，并自效曰：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后以迄五月二十九日，凡百有六日矣。此百六日中，遇□变者二、遇兵变者一，皆极危险、万死而无一生之望者。

□□患难，变故当前，总办一死字，亦遂不生恐怖、不起愁烦。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，不徒在形而在神；身与形之病可疗也，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。又曰：臣所依恃者皇上，皇上驻全，犹有见天之日；驾既幸武，臣复何望！再请返蹕全阳。不听。

以鲁可藻巡抚广西。

可藻，和州人，以明经授新城县，有政声。考最，升御史，巡抚广西。留守叙军功，拜是职。

秋八月，刘承胤叛降清，奉天皆陷；清师杀之。

勋镇刘承胤号铁棍，拥重兵，善健斗。然子女玉帛过多，爱恋恐失，遂出降清。上仓皇出走，清师入武冈，利承胤之资，佯与结盟。数月后，召与饮宴，杀之。

清师执吴炳。

上之出也，百官俱未之知。吴炳以■〈疒古〉疾留，逼之薙发投诚。未逾月，病死。

帝幸柳州。

承胤之降也，百官未知；上先知之，独与太后仓皇出奔，惟锦衣卫马吉翔步从。百姓献鸡黍、土司献金刀，上皆慰劳之。崎岖险阻，由武入粤，瞿留守遣人间道请由古■〈泥上土下〉还象州入桂。上次柳州，留守极言不可也。移一步，黔、滇地荒势隔，忠义心涣。三百年之土地仅存粤西一线，返蹕收复、号召联络：粤师出粤，以恢江、赣；楚师出楚，以恢武、荆。再疏请迎，极言粤西之山川形胜、兵马人情，俱有可恃；年时丰稔，飞挽有资。上三敕召留守，留守不赴。督师

阁部何腾蛟来桂林。

督师何腾蛟、新参严起恒，咸至桂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骤至，疑主宾不相容，大不安；瞿留守加礼抚慰，永忠乐为之用。宜章伯卢鼎，亦至自楚。留守复疏请返蹕，极言柳州猺獞杂处、地瘠民贫，不可久驻。（德）庆邻黔、蜀，南宁地逼交边，壤远势僻，难图中兴，不可远幸。迩来将士瞻云望日，以桂林为杓枢；道路臣僚疲趼重茧，以桂林为会极。江楚民情，尚以桂林为拯救之声援；腾蛟与永忠、鼎璉等俱分防住汛，可图恢复。不听。

帝次象州。

覃裕春子鸣珂与龙文明备兵，惊移圣驾，仓皇跋涉，宛如武冈时。会陈邦傅子禹玉以二十人送驾，军容备，始复次象州。

冬十一月，督师何腾蛟大败清师于全州。

瞿留守晓夕筹划，调和土客，集郝永忠、焦璉誓于神前，刻期出师。宜章伯卢鼎与滇镇总兵赵印选分路驻全，鼓励垒涌、劝饷捐输，转运不绝。腾蛟得展其韬略，大败清三王之兵于全州，斩级无算，获名马、骆驼而还。诸帅连营而军如天津阁道，亘三百里。清兵退入楚。

帝还桂林。

刘湘客作留守传，详其事曰：自十一月，上自象蹕桂；自春徂冬，公不徒治军而兼治民，身在危，念切廷陛。公曰：所重者，在外犹在内也。司礼庞天寿，七月请催兵下梧。久在粤旧司礼王坤被刘承胤逐者，复入自武冈；至柳、至象，票拟皆全出马吉翔手也。公欲上揽大权，明赏罚、严好恶、亲正人、闻正言，威德兼行，以服远近。其政事之得失，肇庆时争而得者十半，兹争而不得者十半。阁移多改票，储曰上意（？）；争而不胜其争者，更十之九矣。公叹曰：勋帅巽懦观望，詎非朝廷之处置无以服其心耶！腾蛟再督师出全，兵益不睦；焦璉下平乐，永忠壁兴安。公忧劳于密勿之间，每曰：既无以挽政事之得失，又无以辑和勋镇之心；在内在外，两无所得，佻佻倪倪搏手奚补哉！五鼓，肃衣冠而起；黎明，入阁；夜分，始归。处流极之运，肃然如治朝也。视上动静、审上饮食，虽美瓜烧饼，非时且进。上不食，不敢先食；家人凜凜操作，犹孝子之事严亲也。各路奏使，延之入语；计道路远近，给发路粮。江、闽、广、浙书使，慎密周远方，蜡表月数至。其远人，亦以桂为归。敕谕黔、蜀进兵，召入伏处之臣（以下阙疑）。

戊子永历二年（鲁监国二年、清顺治五年）。

春二月，帝幸柳州。

郝永忠壁兴安，声言被袭，夜至阙，欲撤兵。左右禁近即欲上迁全，釜輿不旋（？）。时，留守瞿式耜曰：不可。督师警报未至，营夜惊，无大恐。二百里外之风尘，遽使九五露处耶？播迁无宁日，国势愈弱，兵气愈难振，民心

皇皇复何依？左右禁近，益周章不止。无已，侯督师果急。甲士山立，正宜亲兵督战。天威咫尺，激励将士。以若走为上策，桂愈危，柳又不危乎？今日可到桂，明日独不可到南、太乎？反复数百言。上曰：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。留守沾下沾衣。严起恒曰：明晨且议。五鼓，留守备御用银三百两，将进，而乘輿已发矣。时二月二十二日也。

盗掠桂林。

郝永忠，闯贼李自成之左营也；受抚后，素不奉约束。先是，总兵陈龙友忠勇善战，屡挫强敌，以二百骑候见督师何腾蛟；永忠袭其营而杀之。刚愎贪傲，其天性也；惟腾蛟稍制之。前与焦兵不睦，瞿留守曲为调和抚慰，永忠稍为留守用。及壁兴安，会有江西进士萧琦，留守知永丰时门生也，为人佞壬，以礼垣骤升司马，时居永忠营，日夜求所以媚之；遂言桂林富饶、留守殷厚，趋永忠赴阙。因声言清兵劫营，撤兵西上。抵桂，巡抚于元烨请老以坚壁，闭城弗纳；而琦诡以旧谊说留守，纳永忠。比入城，即纵兵宣淫掳掠，极其惨酷。焦璉遣人谓留守曰：强敌外逼，奸宄内讧，势不能两全。愿移师至桂，保公出城，驻兵城外。俟贼乏食，必去城外掠，即统兵四面击之；不过数日，而贼兵可尽。然后以全为保障、以梧为门户，协力守之，方事可万全。留守以治兵相攻，恐伤百姓，且虞敌骑捣虚，不听。至是，留守以乘輿早发，疾出送驾；永忠即以数十兵遮留守车、数十兵躡留守署，冠服、图书被劫；城中百姓奋击，俱为杀伤。留守家人假何督师令箭，救留守家属得出。留守裸体坐署中，持令箭者逼留守登舟。滇营亦自灵川撤兵，城内烟火高于楼櫓。留守家人放舟三里樟木港，黎明，少司寇刘远生等至港。留守一日一夜不饮食，唯叹息不及送驾、不死署中为悵。远生等谓兵变仓卒，急难看守；请下朔、平间催焦璉入援。发檄远近毋内恐，檄绅士毋惊疑薙发。檄一吏入桂，息烟火、收仓储，毋为乱人所搬盗。留守然之。舟下三十里，登市井、入民屋，草檄分发。明日，留守小艇返桂城下，俾知留守在也；仍暂下阳朔。璉兵续上，楚镇周金汤、熊兆佐亦入桂城。留守檄按察司佥事邵之骅部璉兵，收视仓中余米，定人心。三月初一日入桂，庀舍零落，满城但暴尸骨，火烟中燔炙气耳。留守令军悉屯官舍，洒择街路；宁其从官被掳（？）似寡人者，渐周给之。太常卿黄太元死于兵，棺殮之。桂城星星始有人。督师何腾蛟自永宁至、滇镇胡一清统兵至、焦璉自平乐统兵至，军复大振。

豫国公金声桓、建武侯王得仁围赣州。

声桓虽为清臣，意常怏怏，不乐为用。及镇江西，屡忤按臣。副将王得仁，劝金反正，金颌之。正月二十七日，乘清官俱集府治，骤率兵围之，尽歼焉。令百姓俱易汉装，称隆武正朔；草檄四出，远近应向。江西全省俱复，楚地

震动，独赣州未下。清镇守湖广罗提督恐兵趋广，欲先敌金兵于赣州西，观胜负为向背；遣人移书曰：人心未死，谁无汉思！公创举非常，扶大义为天下倡，天下咸引领企足，日夜望公至。但赣州东西要害、山川上游，公欲通粤则赣界其中，公欲他出则赣乘其后，莫若先下赣。赣下，则楚地可传檄定矣。金以为然。至是，帅师围赣。赣守将高进库，即前在吉安府父兄妻子俱为滇兵所杀者也。又以先受师，不肯下。移书佟养甲谓：赣为东粤门户，赣朝下则粤夕受兵。赣城三面距山，皆崇崖峭壁，仰面万仞，势难骤攻。第列营固守，城中乏食，不及旬日，束手待毙。我为公守，公资我粮。先，有清官赍到采办银六万两，养甲借三万给之。

三月，清师复犯桂林，督师何腾蛟帅师大败之，追至全州。

郝贼乱后，清兵意桂林空虚，乌金王帅兵数万直抵北门，指挥谈笑，谓城且旦夕下。瞿留守坐北门，慰劳军士，勉以忠义。何督师督将校分三面出，胡一清统滇兵从文昌门，周金汤、熊兆佐统楚兵从榕树门，督师同焦璉从北门。战未合，璉即奋臂顾左右曰：璉为诸君破贼。战骑横矛，直奔清营。清兵围之，矢如雨下；璉左右冲击势如游龙。清兵合而复散者数次。抚粤将军刘起蛟见璉被陷，大呼杀入；与璉合击，杀数百人，贯其营而出。会胡一清从东至，督师抚其背曰：儿好为我破口！一清即跃马奋击，杀数人，夺敌马而驰。一清好剪马鬃，每乘马必剪马鬃，清兵认为牛，辄曰：此骑牛蛮子，不易当也。胡与焦合兵而前，金汤、兆佐从旁横击，璉标下赵兴、白贵统锐师四面夹攻，皆殊死战，白贵战没。清兵大奔，追杀二十里。乌金几获，北渡甘棠遁去。留守于北门待督师还，交相劳苦；是三月二十二日也。督师遂列营榕江，诸师分大小两路军口。桂当郝贼之乱，监司府县俱散；留守悉令还署舍，抚顺荒余，收拾破伤，治簿书、诫职守，招练抚字，四野渐集。士兵日需粟数百石，留守然发爪办之，督师乃得督兵出严关。留守上疏诣行在：候天子三宫起居。当乘輿发桂，尘霄裂矣；留守独处城中，传闻颇凶，上歔歔泣下。至是，大喜，知留守在也；下玺书旌美，遣官慰视憔悴。留守寸缕无遗，赐纱段、银两，并赐「精忠贯日」金图书一方，皇太后亦赐纱段、银两与夫人邵。桂城俨然一都会云。留守恤死事军士家，为坛祭之。焚白贵尸，得箭镞数升，人皆骇曰：此杨贵后身也。

帝幸南宁府。

上自柳如南宁。留守念天子宵衣旰食，南宁蛮乡，不可久踣，日为上清辇道，请还桂；督勋镇将士直取全州，促巡抚鲁可藻下梧。会东人有反正信，令可藻缮兵，若待敌者。可藻衔自署两广。旧例：东抚称制兼粤西，西抚称抚。留守曰，方今武人多自署，抚军师一面牵制辄自命，貽远人笑。周鼎瀚以阁部

擅，留守亦疏止之。陈邦傅称粤西世守，牒四飞；留守驳止之：今日功晋五等，尚未裂土。海宇剥削，止粤西一隅，为圣蹕之地。楚、滇数万之师日需食，辄曰独拥，岂老成忧国所隐料？瞿留守身虽在外，朝廷纲纪，无不极言力请。曰：臣与皇上患难相随、休戚与共，原自不同于诸臣；一切大政，自得与闻。朝议可否象指所闻（？），本乱而求末治，未之前有。又念无讲官，经筵不御，石室尘封，何由闻得失？手书八箴于扇进。一口（？）赵台，顺天人，锦衣籍，以武职改文阶，升南宁添设巡抚；有才干，能得上司心。会有潮州人胡执恭为吏部，当该（？），在先帝时，陈邦傅因袭职，与执恭有旧；既而执恭至广西，在邦傅军中。邦傅之子禹玉，因迎驾得近上；票拟时下敕有「拜君之赐于无穷」句，远近笑之。禹贡欲得南宁，执恭佐之；台不让，日治兵相攻。

夏四月，清将李成栋以广东来归，诏封东安伯，不拜；进侯，又不拜。寻封惠国公。

先是，清之下闽也，前期铸印，特遣贝勒为大将；其于粤，固未之及也。成栋以副总兵吴淞，贝勒调随闽。闽下，以偏师赴粤，不意唾手得之；将卒皆成栋麾下，自谓汗马功高。及佟养甲叙功疏下，进兵部尚书，假便宜，成栋受其节制；又凡成栋所下地方委官署，养甲必亟易之。以是缺望，形之词色；养甲漫不省。成栋又遣大吏方某载宝赂于朝廷，过江西，地已反正，扼之不得通，密谋附和。李兵号称五十万，实十五万，而我兵鳞集于江、广者不可胜计。陈子壮虽殉难，其子中书乔生统旧卒居腹心，成栋甚惧。一日，同署藩司袁彭年、养子李元胤登楼去梯，相谓曰：吾辈因国难去顺归清，然每念之。自少康至今三千余年矣，正统之朝，虽有败，必有继起而兴者。本朝深仁厚泽，远过唐、宋；先帝之变，遐荒共悯焉。今金将军声桓，所向无前；焦将军璉，以二矢复粤七郡；陈将军邦傅，虽有降书而不解甲。天时人事，殆可治也。又闻新天子在粤西，遣人瞻仰，龙表酷似神祖；将相交和，神人共戴。若引兵辅之，事成则易以封侯，事败亦不失为忠义。是时，兵饷之权在藩司，养甲牒银五万两犒师，彭年不与，以激怒其军心；旧将军李明忠，寻杀养甲之委署官以挑之。有池州胡奇，故从养甲办事，得授南雄知府；及清遣御史刘显明巡粤至雄，守将张某讐奇，提问褫职。闲游省会，窥见端倪，以告养甲。养甲不提一卒，所亲从皆成栋人也；计无所出，勉出一示，许士民复冠裳，冀以先发，得赦死。而成栋已密装大旗二面，刺「靖□安民」四大字；十五晨，遣人掣去养甲所竖总督旗，而以新旗易之。养甲唯唯惟命。时，上驻南宁，成栋遣洪天擢赴行在，自陈谢罪，请迎乘輿。时陈、赵仇杀，人心惶惶；乍闻反正之举，疑百出。天擢等皆旧臣降清者，力陈成栋忠诚，且述金声桓反正事甚悉，人心始安。诸臣在粤者，争往迎驾；成栋遍布逻卒，分道遮止。惟耿献忠在梧州，得先

输款；诏下，归附功，亚成栋。寻升工部尚书，以素与成栋家厚，得不更置。

夏五月，清师围南昌府。

金声桓反正，江西声撼。南北警报至北京，大恐，尽撤满洲骁骑，移檄远近，征兵四集；遣固山谭大、刘良佐等，帅师犯江西。时，步兵二十万、骑兵十万、水兵十万、舟万余艘，牛车、骆驼、西洋铳等无算，舟尾相接，浮江而上，金鼓震天，亘三百里：清兵出师之盛，前此未有也。闻声桓围赣州，欲急救之。有献「救韩伐魏」之策者，遂趋江西，围南昌。初，声桓反正时，旧辅姜曰广为督师，奉孟藩世子镇守南昌，精锐尽撤以行。姜固文士，不娴将略，被围大惧，不知所为。豫国公金声桓围赣州不克，师还。

先是，声桓爱高进库才，欲降之，令军士不得放炮，日僧垒坚壁，为久困计。及南昌警至，王得仁先知之，计曰：我闻先发制人，不制于人。莫若秘其警报，不令人知。督三军之士锐志攻城，城中乏食，不知外救，不及三日，赣必下。赣下，则一师守赣、一师守粤，粤知赣破，必从风而靡，然后西通西粤、右守岭表。清兵知赣破、粤下，必解围向赣，我以逸待劳，战则胜、守则固，南昌亦得息肩；间出以绝粮道，则数十万之众可歼于旦暮矣。若攻城垂破而撤兵弃之，强敌在前、赣乘其后，此危道也。独不见宁王覆辙乎！声桓以家在南昌，闻警急，不约王，遽退师。王兵见金兵退，不知其故，亦大降；得仁虽斩之，不能禁止。赣师突出，自相践踏者数千人。金抵南昌，突围而入。自此，江西府县仍为清有，赣亦间出取吉安府，南昌遂成孤注矣。

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，师还。

金声桓已入南昌，王得仁率兵二万直趋九江。姜曰广以檄召之。得仁曰：九江据长江要津，清兵转输必由之道。我闻兴师十万、日费千金，以数十万之众，深入攻城，而粮道已绝，非分兵攻我，即撤兵东下；分则势弱，撤则师劳。九江四面临江，城小而固，以我守之，未可卒下。公辈引兵徐出，东西挠击、内外夹攻，此犄角之势。若弃要害、入孤城，譬猛虎陷阱，此成擒耳。曰广不听；一日夜，檄数十至。得仁叹曰：不过欲得仁同公辈死也。遂撤兵西上。清兵以舟师扼诸江，以万骑持劲弩、驾西洋炮扼诸路。得仁首先士卒，转斗而前，斩级数千，夺辎重、火炮、什物无数。城中亦出兵相应，乃入城。清兵屠九江，老弱妇女杀掠殆尽。

六月，留守督师阁部瞿式耜犒师全州。

前月二十七日，督师何腾蛟乘胜复全阳。上疏报捷，不自为功；曰：为皇上以信臣、用臣者，瞿式耜一人也。至是初三日，式耜方病暑，往全劳师。诸军列营全城外，数十里旌旗蔽日，将帅咸帕首弓刀伏马前曰：微瞿公无以有今日。

金声桓、王得仁以江西来归，封爵有差。

声桓反正半年，尚称隆武正朔；后有旧臣至，述闽陷、广立之详，始改称永历。至是，反正报至。留守瞿式耜疏：请慎选持节大臣，往谕圣德。彼数年不见天子，其号令署置，苟缓急失宜，不亦褻朝廷而失人心乎！忧正非细。少司寇刘远生，固秦人，久于节钺，名闻江右；可遣。疏入，不报。寻封声桓豫国公、得仁建武侯。惠国公李成栋攻赣州不下。

先是，江西反正，赣州不从；声桓攻围三月，困敝欲降。会北兵突至南昌，声桓师退。至是，成栋顿兵南安；信使往复，迄无要领，逡巡却退。

帝幸肇庆府，太后、中宫俱驻端州。

四月中，李成栋遣旧臣洪天擢等迎驾，上意未决；勋镇陈邦傅等请留，辅臣瞿式耜请驾幸桂。疏曰：兴陵两载陷风尘，成栋令地方官修葺，陵殿巍然天寿。彼数年想见天子、汉官，一旦奋不顾身，且移山趋海之力，更非有所疑也。但事权号令，宜归于一。兹军功爵赏、文武署置，决于成栋。若归于朝廷，则事权中扰，阉外不能专制；不归朝廷，则徒虚拥。且楚、黔雄师百万，腾蛟翹首威灵，如望云霓。圣驾既东，军中将帅谓皇上御新复之地，成栋亦有邀驾之嫌；号令既远，人心涣散。再疏，令简讨蔡之俊入迎。又疏，令给事中蒙正发迎驾。又曰：前日粤东未复，上宜住桂以视楚；今日江广反正，则宜住桂以出楚。事机所在，毫厘千里。吏部侍郎吴贞毓请幸广城。成栋适自岭还师，上遣使劳军。成栋备法驾、进御用、严护卫，自梧州迄端州结彩数百里，旌旗与树色霭映，甲兵与日月争光。千里间，楼船相属，极其壮丽。连日天气和朗，帝驻鸡笼山，有景云覆护。留守瞿式耜筑三亭于其上以忠其志，碑文至今存焉。复有黄龙见于海口、吕宋遣使入贡、甌逻巴国人进图讖，上大喜。成栋亲卒将士筑沙堤，议改两广军门为行营。留守瞿式耜命少司寇刘远生谓成栋曰：天子，天下主也。爵赏征伐出自天子，天子又与天下共之。脱上驾此，爵赏征伐，疑天子必有私隐，令寄政；不可不嫌也。指挥进取，奚能如意！成栋曰：然。遂罢修行宫，仍以肇为发祥正位之初都。

诏加李成栋太傅，总管七省行军大司马。

附

时，从上艰难者，颇自负五蛇功，而成栋意不怿也。尽用其素所私昵、常为清官者，布列内外；又用其干儿元胤（本姓贾，河南人）、门干吴之蕃掌锦衣卫事。凡不出其门下并不经其题授者，必捕击之。

惠国公李成栋师取郴。

是月，分兵三万，往湖广郴州。先是，佟、李进取广西不克。差办事瞿绍祖往湖南乞师；监军兵部侍郎佟养和，即养甲兄也，以兵少，不允。绍祖三往

，仍拨裨将田起凤统兵五千来援。行至郴闻变，止顿。成栋欲并其众，计遣一介可折榷使耳，然意在纵兵扰民。时从韶郡分兵三万，取道乐昌、宜章，往招起凤。起凤以师来归，往来骚屑，一方不胜困敝云。

附

有潘名世者，先授清任梧州府推官；反正后，改保昌知县。成栋过岭时，有养马卒病，付名世畜之；卒有所索，不遂。成栋败归，蜚语云：知县谓君不能杀（□），只会杀百姓。成栋怒，以他事呼之至，缚斩之。时，闽、粤多盗，乡民结寨自保。广州有一寨，下瞰河。成栋舟过，戏谓起凤，试往攻之。起凤登寨，民惧，发炮击毙。成栋怒，厉众攻之；毁之，捕其资，屠其民。

李成栋妄杀广州府良民八百余人。

是时，成栋得自专恣，纵兵杀掠。有土人卫姓者，家颇温润，与邻党相谓曰：兵若至，须协力御之。釀酒告神。一无赖，嫌酒薄，告成栋谓：合谋殀公等。问：何以为验？曰：凡内裾缀幅短一截许者，其党用以自别也。成栋怒，即欲屠城。会日已暮，百官跪请，雷雨又大作，姑顿刀。凌晨，逻卒四出，掩得即戮之。妻子饮泣，皆不知所坐云。卫姓身被戮，家被抄没。

盗杀潮州知府凌犀渠等。

叛将车任重，贼杀道臣李某、潮州知府凌犀渠、海阳知县岳桂。任重，故武弁，后入绿林。丙戌冬，就抚，隶王承恩帐下，为中军官。佟、李至，授委潮州府镇。反正后，李某任肇庆道、凌犀渠任南宁知府、岳桂任怀集知县，并调令各抵任。岳出，任重所部卒不逊道，直前冲突。岳怒，执而笞之；解府、府责之，解道、道责之。任重怒，唆众兵诡称山寇至，突入三人署，擒杀之。

秋八月，阁臣路振飞、锦衣卫康永宁、总兵汪某来朝，从闽航海至行在。

阁臣晏日曙、兵部尚书萧琦相继去。

盗杀兵部右侍郎刘季矿。

季矿，吉水人。父升，丁丑状元，以劾杨嗣昌夺情，谪官家居；后以起义，官至阁部，封庐陵伯，卒谥文襄。季矿，从起义。丙戌，授翰林待诏。继入广西，至今官。戊子五月，统众至酃县，逐清所置官而居之。已而，众散。己丑，还行在。寻出，有群盗来就抚，统之至乐昌，四出剽掠；禁之不止，反为所杀。

九月，定兴伯督师阁部何腾蛟复永州、衡州。

先是，七月初十日，腾蛟统勋镇曾志建等围永州。清兵食尽，杀民以食。旧绅刘兴秀乡居，清官力致之，羈城中，首被祸。已而，民尽。九月二十日，清兵突围走；至衡州，旋望风遁，二府皆复。将恢长沙，曾志建不受节制，还屯永之龙虎关；腾蛟因顿兵。

冬十有一月，惠国公李成栋攻赣州，败绩。

时为清守赣者高进库、柯某，故隶左良玉麾下，与成栋相缔盟。前此六月，遣使招之，约以逾杖壮救不至，当输款。至是，成栋厉气攻之。军中火具尽，移以行锹锄等器，多方促办。又虑无舟过岭，苛执人夫舁过梅岭；士人亦不免焉，道路死者颇多。既抵赣，日暮薄城，将饥卒饿，而成栋气骄，莫敢言者。是夜，城中鼓角齐鸣，清兵突出。成栋策马先奔，军士争窜，所赍器械皆弃不顾，靡有存者。

李成栋杀佟养甲并刘显明。

养甲于崇祯年间，诡名董莢，由提塘得志总兵。宏光时，贿马士英，提督南直盐法，赢积过多。贝勒至，携之入闽，因令取粤。反正后，封汉城侯，带阁衔。至是，成栋败归，以宿恨、且虑有他变，颐指朝廷以公差遣出，夜半袭而杀之。显明，则清所遣以巡粤者，并将官刘某系辽东人，及同差兵部某等，成栋皆分头捕戮之。时，又有内官李元培，赍银六万，来粤采办。养甲于内借银三万给赣州，元培以余银进上，得入司礼，仍拜成栋为叔；李元胤、吴之藩弗善也，力诋之。成栋出师日陛辞，即于御座旁掣之行。上愕，不敢问。太后遣内官问而挽之，成栋不听，更肆慢语而出。

督师阁部堵胤锡复湘潭，进攻长沙不克。

胤锡统李赤心等恢复湘潭。由赤心桀骜，甚至营中称高氏为太后，及具疏称自成为先帝；胤锡皆隐忍听之，不以上闻，且请封为兴国，高氏弟必正辈封伯者十余人。统众至湘潭县，屠其民。长沙惧，协力为清拒守，故弗克。

十有二月，执清人李绍祖归于桂林，诛之。

绍祖，瞿留守同年进士也。降清，任楚抚，守永州。何腾蛟攻围七旬，城中乏食，军士掠妇女为粮，犹坚不下。有马廷鸾者，明朝县令，乃吴郡太仓人也；时在城中，与绍祖居守。腾蛟获其子，不杀，廷鸾感恩；由是，城中动静，纤悉皆通，清之援兵遂绝。绍祖始降滇营，解至桂林，留守流涕让之曰：汝素受国恩，奈何生为背叛之人、死为不义之鬼！今复何言！绍祖曰：天下人皆降清，岂独绍祖也！留守曰：天下人皆不为绍祖，清其奈我何！绍祖词穷，遂磔之。

遣使召弋阳王，不至。

王，江西宗室也，请兵入建阳。建阳者，从英德县之沧光厂溯流而上为阳山县、连州、连山县，达于湖广；地皆深林峭壁，人喜用炮。炮卒背负，不用手携，而发辄命中。郡王入，土人拥护之。成栋屡攻，弗克；反正后，遣科臣洪士鹏往，亦不得入。七月，有宣忠伯王承恩请行，遂命赍敕往。十二月，与王遇于阳山；然众皆居奇自恣，不听王赴阙，卒不得其要领而还。有标下彭鸣

京、锤某、罗某，愿统其众数万，随承恩出自效，亦不果用。

己丑永历三年（鲁监国四年、清顺治六年）。

春正月，李成栋杀宣忠伯王承恩。

承恩，大兴人，世袭锦衣指挥卫事，加今职。至是，彭鸣京等愿为之用；又胡中丞田辟有众数千，亦愿随之；承恩大喜。成栋闻之，忌且怒。初八日，两舟相遇于英德。成栋邀过舟欢饮，夜阑佯醉，即席杀之。

李成栋杀东阁大学士朱由。

由■〈木艺〉，江西宗室；壬午乡举，广东教谕。丙戌乡试，充同考官。历升翰林院侍读。至是，入阁，出自上命。成栋令锦衣卫捕系狱中，死之。

清师袭湘潭县，督师阁部定兴伯何腾蛟死之。

腾蛟，贵州人，以孝廉历官至楚抚。左梦庚反，逼至南京，不从；自投江中，流四十里，若有物负之，遇救不死。清兵至，纠合其乡健勇，称滇营；并统曹志健等，崎岖湖南、粤西间，战功甚多，可称中兴名佐治。至是，同总兵马进忠轻骑趋李赤心营。会师恢长沙，日已暮，驻师湘潭。会进忠兵已离城，所统止马义麟百五人；清总兵徐勇德、李绍祖子密报，遣骁骑五十昏夜入城。养麟驰，腾蛟堕马被获；不屈，死之。

诏赠何腾蛟中山王，予谥。

腾蛟既死，其夫人某、幼子二皆大骂，被口杀。上闻之，大恸，辍朝三日；赠谥，荫其子文瑞为中书舍人。文瑞，历任兵部侍郎；永历五年，病卒于行在。

清师屠南昌府，豫国公金声桓、大学士姜曰广死之，建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终。

南昌被围，有一道士至，自称云水真人，能运粟役鬼；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杀，自有天兵来助，非惟解围、又能破敌。曰广信之，凡城中有饮酒杀生者，皆重罚之；百日不出兵，清兵因此得合围增垒。百日后，道士自称：我奸细也，为清朝进士，现任某职。汝辈若不降，必遭屠戮矣。城中人怒，车裂而食之。南昌三门傍山，清人皆掘堑筑墙；三门沿江，则以漕艘拦截江南。声桓兵不得出，发炮皆轶墙外或突江中。城中升米数金，易子析骸之惨，等于睢阳。自夏及冬，日夜混战。至正月，大雨连旬，城砖毁烂，清以西洋炮攻之，城皆震烈。声桓知不可守，使匠为数棺，阖门亲属汉装坐入其中，四面纵火自焚。王得仁统死士三百杀出澹台门，清兵毙者无算。得仁不知所之，或云殉难。

逸史氏曰：友人何松石令南昌，余与季弟西游，屈指以计，八十有五甲子矣。每追往事，泪簌簌下。南昌城外有广厦，抚军解石帆建以治兵者也，壮丽过于滕王阁；而秋水长天、落霞孤鹜，殆与阁景相埒。岁在丙子春夏之时，时

值乡试，群英咸集。郡人时华、万茂先执牛耳，与盟者一百七十二人，皆自以为振衣千仞、濯足万里，与日月争光者也。孰意时异势殊，改革之际，殉难殆尽。姜太师被难后，余过南昌，取道吉安，知己零落，寥寥数人耳。又复四年，学士郭宇止，以愤死于平南王师。选部萧伯玉，以忧死于金莲山中。若万风后辈，皆遭时不遇，骨化魂消。俯仰之间，俱成陈迹，岂不痛哉！友人为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详。豫国公人才皎皎，见人默无一语。建武侯，辽东人，发五色，人俱称为杂毛；善谈论，有谋略。当反正时，有劝声桓直趋楚地，与何腾蛟夹水而军，表里山河，必无害也。声桓不从。及南昌被围，建武侯欲扼九江、绝饷道，姜督师不听。二策不用，遂绝中兴之望矣。两粤失，余落魄游罗定州，遇绍兴人金芳——为清罗定州，同其兄某在平南王尚可喜幕府，与谋议；二人在先帝时，曾居袁崇焕幕中，芳以创敌功，授靖安县贰尹，得交于忠党、舒鲁直、冢宰熊文举。询鲁直近事，则以姜勤靖节于大同者也。呜呼！忠义之气，何独锤豫章者若此哉！予归，同一伧父，路途凄怆，无复生人之望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遇家中遣族侄起莘候余，并季弟一札，询诸江右同盟。之赣州，路遇二孝廉，俱易姓者，前揖劳；余因阅季弟所寄札，遽咋舌曰：此皆起义诸君子也，俾勿高声。余笑而谓之曰：不佞岂畏死者！顾诸君子安在哉？孝廉曰：曩者金、王之难，诸君子各怀殉国之心，是以受祸俱烈。今其存者，十之一、二也。又皆或谪或隐，无有安然食息于兹土者。忠义之气，之死靡化；是以屡蹶而不悔也。子之南昌，试往观焉。余终扼于伧父，不得见。

二月，惠国公李成栋攻赣州，行至信丰，卒。

时，江西警报日至，成栋麾下各大镇俱恋粤东繁华，不肯出师。成栋独以其属行，且愧且忿，又恣睢杀戮，人皆不敢近。次信丰，夜闻鼓噪，或曰清兵、或曰民变。成栋醉甚，仓皇上马，无一随者，渡江溺死。三日后，有铁人铁马浮于水面，始知成栋死也。朝野伤之，荫其子元胤为南阳伯。

逸史氏曰：余从先太师在朝，无仕宦情好。询前言往行，成栋虽武夫，尽有过人处。敬先太师瞿稼轩，李诉之于裴度也。信学宪袁特邱，吕布之于王允也。慕黄门金道隐，董卓之于蔡邕也。让引盐济西，事虽不行，心可尚哉。先士卒，援南昌；命虽不延，志可嘉矣。又谓朝廷功赏不宜滥，文武职掌各宜分，言官直气宜奖进，鹵薄不得与内阁机务，骏骏乎有古大臣风。闯贼肆虐，成栋深恨；赤心爵列五等，牧游之力居多，成栋弗是也。成栋亡，部曲益不振。嗣后丧师失地，宫官诸臣欲倚牧游以倾异己，遂借蹕东粉刑书。先太师悉其冤，直书四年朝事，致牧游君侧恨之。广西从此困矣。至于恣睢直戇，不无有之。记者着其大，不遗其细。若曰骄泰以失，可不信哉！

夏四月，清师入衡州，又入郴州。

三月，清时郑王至长沙府；四月，陷衡州，续陷郴州。时，李赤心分布各营屯驻郴州及诸属县，一闻清兵至，望风而遁。清兵追之，至龙虎关而还。

五月，督师阁部堵胤锡来朝。

时，胤锡过龙虎关，宿民寨；曹志建遣卒围之，几不免。会建以保昌侯晋永国公，中书廖某赍敕印至，为和解之；得达行在，入阁办事。三日，复有督师之命。志建，鄞人也，字光宇，世袭沧州卫。清兵入京师，合家死事者九十三人。胤锡为长沙太守，与志建善，谋招兵，志建荐杨国栋为将。杨后为将，晋武陵侯；胤锡亦晋阁部，督忠贞营。志建为楚将复地，得楚、粤二十余县，晋永国公；即以所得地为食邑，老营驻龙虎关。忠贞故起群盗，所过残虐。戊子秋，何腾蛟恢长沙，檄忠贞援江西，取道龙虎关。志建恐，疾引兵还，腾蛟由是遂困。时，胤锡复督忠贞入卫，并堙木刊；志建疾之，设兵提防，遂至格斗。胤锡为志建所获，强留月余。会有江西宗室朱谋烈，旧认志建为父，在志建营；乘曹、堵不睦，欲阴构之，于中取事。胤锡夜逸，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图复家。志建率兵往索，图复不与。图复家近猺獞，资财富厚，素能抚集猺人；遂与志建战。志建诱杀图复，破其家。图复二子走猺獞，恨志建入骨，志建锐卒亦尽矣。清兵横行湖南，遂无与抗者，惟守道州二十县而已。后志建言及此事甚悔，几至堕泪，誓杀朱谋烈。

忠贞营师次德庆州。

李赤心至行在。移屯德庆州。时，江西陷没已久，行在犹不闻。会兵部侍郎程峒抗节深山，至是赴闻，因命赍敕趋李赤心往援。途遇赤心，赤心佯称：清兵已逼，当亟入卫。因自为殿，而以子女、行装托峒护之先行。比入界口，守将张某利其辎重，发断毙峒而取之。赤心既至，屯德庆州，声言欲清君侧之恶。行在震恐，遣堵胤锡力解之，乃止。

盗杀兵部侍郎程峒。

峒，吉安府进士，旧苏松粮道。在任时，招兵二百人，携归江右，日与邻里相斗，姻亲郭之祥解之。隆武丙戌，授惠潮添设巡抚，尽室至粤西。至是，携家至忠贞营，并胤锡家属及两家辎重放舟东下；守将利其多财，杀而取之，两家家属歼焉。

诏诛杨弘远。

有董姓伯爵者，陕西人也；上命镇罗定州。取道德庆，见程峒被杀，以上闻。将领杨弘远不戒，军士奉敕剿之。董以炮碎杨三百艘。弘远伏诛，乱兵歼焉。

滇将赵印选来桂林。

印选，滇将也。初，清入南京时，印选同胡一清、王永祚出滇勤王。至江

西，吴、浙俱为清有。遇清将高进库与战，袭其老营，尽杀其父兄妻子；进库忿，战益力，破滇军；三人走湖南，投阁部何腾蛟。己丑正月，清师破湖南。执腾蛟于湘潭，楚地尽为清人所有。相谓曰：吾济以勤王出滇，因国破君亡，暂依何阁部。今阁部死，军新破，不可复振。将死封疆乎？则吾无封疆责；将就降乎？则当时之出滇者谓何？桂林留守督师，仁慈好士，可与其当一面；盍往焉！收残卒，得万余，宵走桂林。留守大喜，遣使郊迎。但部署不严，路过多行劫掠。焦新兴部将赵兴好刚使气。怒滇营之横，遂治兵相攻，杀滇兵四、五人，几成肘腋之变。留守亟诏新兴语之曰：国家危在旦夕，方赖诸将军协力同心，共扶社稷，岂容私斗！两军皆感泣。焦新兴斩赵兴以谢滇将，事始得释。因进印选开国公、一清兴宁侯、王永祚宁远伯。以滇军守桂林、全州，是为滇营；焦新兴守阳朔。

焦璉杀其将赵兴。

死不以罪，粤人惜之曰：白贵战死，赵兴、刘起蛟相继诛，焦营自此弱矣。

逸史氏曰：纠纠武夫，公侯干城，赵兴是耶。始安所统焦兵最弱，敌之辄大创之。何以致此？茅平庵僧为余道：将将军起蛟战于虞山下，带首级垂马下，累累如贯珠；当是时，□几歼。嗟乎！此真将军也。独曰：将军贵以战死，赵、刘二将皆以细过诛。嗟乎！乃坏汝万里长城，不独宣国之过也。

新兴侯焦璉治师阳朔。

逸史氏曰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虽天步艰难，使各勋镇同心协力、上下和睦，即倾国南牧，岂能长驱也。焦宣国见余于阳朔舟中，促膝而语，泪赅赅下。余与宣先太师语，弗省也。一日，余读范文正公传，先太师语余曰：今日无可耕，有城必守。余曰：谈何容易！惟焦侯可符斯意耳。太师默然。

秋七月，新兴侯焦璉、开国公赵印选遣将王永祚、张明刚同围永州。

九月，督师阁部堵胤锡卒于浔州。

乙未冬，余同清凝上人避兵阳羨山中，识公里。次年春，公长子间关至楚覲公，余钦敬者久之。通家吴二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贞营始末，余喟然曰：自成为率土大仇，其部虽无罪，独不念朱全忠故事耶；先生之志则大矣。未几，余游粤，悉公事。忠贞自蜀转战，由楚至梧，休息甲士，初无入东粤意；焚掠特甚，行都近郊诸瑯凜凜焉。是时，貂瑯鹵簿秉政，每用强镇之势胁天子，复借天子之权制朝士；大抵崔胤故智也；武冈则以刘承胤，浔州则以陈邦傅，东粤则以李成栋。而朝中之士又各值朋党争门户，楚人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秦人刘湘客、浙人金堡，举朝侧目，称为五虎。皆海内名士，素以先太师为景行，自附于正人之列。至于凌轹宫府、侵轧同寮，所恃东诸侯也。吴人吴贞毓

、张孝起、吴霖、朱士鯤、燕人于元焯、蜀人程源、赵昱、豫人朱谋烈等，皆朝中矫矫者。辽人马吉祥，上之幸臣也。北人夏国祥，以士人为内侍者也：俱心恨五人并忌东诸侯，阴以陈邦傅为朱全忠，李茂贞不睽（？）则寄径于牧游，而藉忠贞以佐邦傅。故牧游入朝，激忠贞入东。东人力图中兴，以东土为行都，是谁力也。若边臣提兵咸入卫，糜东土，不能屯正；竭东锱铢，不能供亿。牧游无以应，移先太师稼轩书云：上有密敕，东人握君子掌，一朝不戒，生劫入舟，朕不复有中土之望；唯卿与瞿先生图之。先太师得书，知斯语非上意。复书曰：我辈不力事封疆，听人皋牢而起衅，端非社稷福也。公无可奈何。未几，公薨，公长子以疾夭于忠贞营中。分之家属，死于德庆州乱兵。蜀人武陵侯杨国栋，每向余悲之。公之夫人独留家，困顿特甚。今里中故国士大夫，有过而问焉否耶！万里孤忠，骨销尘土；今日为公叙其事，不可谓无缘也已。庚寅春，余图入蜀，不果，闷甚。太师手持一编至，曰：此堵太师之手迹也。第世治春秋，少有异才；堵太师数年之精神于是乎在。子为之正之，且死不朽矣。余命，正其疑而删其繁芜，两月始毕。封滇事沸，先太师曰：□春秋于弑君之贼，污其宫、渚其室，先帝之变，忠贞是由。堵牧游俨然，锡其子侄何欵！余唯唯。呜呼！华督弑殇公，后有忠良世其家。善善及子孙、恶恶止其身，亦春秋之义欵！第赤心勇于私斗、怯于公战，仍穿窬之故智，牧游不省也，依以为重，犹童蒙之鹄云。

清师破梅岭，治兵中寨。

清耿、尚二王将下广东，驻师吉安府，命赣州守将高进库为向导。道之枯树，清兵举火焚之，引师中屯寨。赣州清将柯某，以六骑逐我兵四百余人；谓进库曰：南雄即日可下也。高谓柯曰：南雄破，当寿我四千金。柯不应，因此不进。余从清寨中间游。至行在，语大司马曰：譬贼人已入门户。犹熟睡不省耶！

永国公曹志建遣人报捷。

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，马蛟麟先期攻道州，志建与战败，遂出白金二十二万置营中，令曰：斩一级者，赏金一锭。军士争先赴敌死战，清人大败。斩首无算，蛟麟却走。志建遣人赴行在报捷。

冬十月，宝丰伯罗成耀戍南雄，次于韶州。

清兵在中寨，举朝震恐，命罗成耀戍南雄府，为御敌之计。成耀畏懦，师至韶州止焉；与南雄尚隔十里（？）也。

十有一月，忠贞营至梧州，李赤心死。

先是，流贼李自成破北京，沿边镇将无不望风而靡，独吴三桂世镇关外，不服。自成欲往征之，军师宋矮子曰：皇爷去，皇爷不利。三桂来，三桂不

利。自成不听。至山海关，与三桂战，三桂兵败。宋矮子云：明日午时，数当大凶，宜收兵回京。又不从。是晚，矮子忽失所在。次日巳、午间，忽见尘沙山起，声如雷鸣，军士色战。自成大惊，不知何故；方错愕间，清兵突至。自成兵不能支，大败而奔，至紫荆关，遣本朝降将唐通守之，通复降清。自成至陕西，稍收部署，残兵尚五十余万，而清骑三千猝至。自成曰：来何神也。遂发兵围之。三日三夜，人马寂然。自成不敢击，欲伺其动静，方剿灭之。而清大兵已至，三千骑从中奋起，金鼓齐鸣，左右冲突，内外夹攻。自成复大败，奔湖广。至江西，屯兵九月山中——或曰黄州。忽一日，单骑出，至民寨，为乡兵王姓兄弟所杀，存兵三十余万。自成兄子李锦——赐名赤心、号一只虎，同自成妻兄高必正、左营郝永忠等十八人，俱至湖南。隆武元年，马吉祥往招抚，不从。后督师何腾蛟、堵胤锡招抚之，各受封，号为忠贞营。至是，楚地已失，计无所之，佯入卫，粤西郡县受其荼毒。陈邦傅与之联姻，冀藉其力以倾东勋；殊不知放虎自卫也，师次横州止焉。赤心死，必正统其众。其部下将领岳侯某，病死于梧州；淮侯刘国昌出怀集，或曰降清、或曰死矣，兵散。横州，属南宁府界，在南、浔之间。

十有二月，王永祚、张明刚败绩于永州。

永州三面距河，我军以陆师临其一面；清师李东斗坚守五月，食尽兵疲，犹不肯下。是月十二日，会孔有德兵至，衔枚疾走，逸出河外，乘我不备，取我老营；我兵自相扰乱，遂各逃入山穀，弃甲兵而走。百姓恨滇营之掳掠也，争缚而献诸清；惟焦部将张明刚全师而还。留守瞿式耜顿足曰：我畜锐卒两年，一朝奔溃，岂天果不祚明耶！嗣后出偏师以恢楚者不可复问，而粤西之门户危于累卵矣。

清师屠南雄府，罗成耀逃自赣州，伏诛。

清既屠南雄西上，成耀弃韶州，至广城。会辅臣何吾驺犂饷至行在，中途，成耀劫掠；密敕李元胤讨之，元胤遂于席间斩之，以正失守封疆、纵军掳掠之罪。郝尚文以潮州降清。

余里人□□□朝行在，道由闽中，见郝尚文，述潮州事云。尚文之子因在南京未降时已遣人通马部院矣，至是，遂以潮州降（马部院名国柱）。

庚寅永历四年（清顺治七年）。

春正月，帝幸梧州，南阳伯李元胤留守肇庆。

南雄失守、成耀弃韶报至，行在震恐，戒舟西上，给事中金堡争之不得。留守瞿式耜疏曰：粤东水多于山，虽良骥不能桡合。自成栋反正，上有宁宇；财赋繁盛，十倍于粤西。衣甲粮饷，内可自强，外可借敌。材官兵士，南北相杂，制胜致王，可操券而求也。且肇去韶余千里，强弩乘城，坚营固守，亦

可待勤王兵四至。传曰：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以天下之大，止存一隅，退寸失寸，退尺失尺。今乃朝闻警而夕登舟，不知将退至何地！疏再上，而已移肇抵梧矣。百官踉跄就道，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阳伯李元胤慨然曰：百官皆去，将委空城以待敌耶！遂留守之。杜永和出奔海口，复入广城。

先是，镇守广东江宁伯兼管两广印务杜永和弃城奔海口，李元胤移檄责之，永和复还广州坚守。盗掠广西，巡抚鲁可藻、新兴侯焦璉遣兵讨之，盗奔龙虎关，永国公曹志建诛之。

时，可藻丁艰，居舟中；永国公榷税官刘成玉利其资，欲劫之。可藻窃闻，即放舟赴行在，适舟舵坏，不能行。成玉兵卒至，抚标下赵玉与成玉同谋，遂无御者，劫掠一空。宣国公焦璉闻之怒，即遣兵讨成玉。成玉奔永国军，两国兵几相向。余时在恭城，致书永国，劝解之；志建杖死成玉，事始解。

逸史氏曰：天下安，制在相；天下危，制在将。惟将相和，士卒豫附。非独将相然也，将与将亦然。中兴，永国、宣国皆有将略。永勤而器小、宣勇而才疏，小人间之，遂至兵败身衄，岂不悲夫！刘成玉，平乐隶也，为永国榷税将。赵玉，惠国公苍头也，为抚军旗鼓。两人始相好，继相恶也。抚军在两人皋牢中，成玉衅抚军于永国，而抚军不之觉也。庚寅正月十日，余送清凝上人东归，见抚军，抚军大言欲经略东南谋寄。径龙虎关，余因见永国，语甚异。余曰：宋时李忠定公出抚河东，以幕中多士，遂至将相之情扞格不通，终于无济。文士且败事，况群小谀佞辈乎？永国心善余言，而成玉遂以十四日提兵掠抚军矣。宣国闻变，即日发兵靡平乐。余在恭城，致书永国曰：方今天子蒙尘，强敌四逼。惟藉群公，固廉、蔺之交，继桓、文之业。乃忘君父之大仇，修细人之微隙，天下后世以为此何等举动哉！永国悟，兵始解。宣国兵多乡人，皆士着，粤人心归之。永国兵皆楚人，以何图复故，猺獞士民恨焉。是役也，两人之构虽释，两国军士益立门户如水火矣。嗣后，清兵袭曹关，借猺獞之力；清人袭平乐，将士不战，疑为永国兵。呜呼！蕞尔一隅，将帅如此，尚何言哉！

新兴侯焦璉帅师入卫。

璉以讨刘成玉故，帅师东下，遂赴行在。

滇人孙朝宗入贡。

朝宗，一名可望，流贼张献忠养子也。献忠破蜀，屠戮殆尽，尽收蜀府金银载入锦江，为川将杨展截杀，重货悉沈江中，夺入贵州，病死。时，李赤心已归顺，朝宗慨然曰：我辈汗马二十年，破坏天下，张、李究无寸土而清享渔人之利，甚无谓也。我当仍归明朝，力挈天下而还之，一雪此耻。遂率众入云南。会沐国公为洞蛮所劫，即提兵平蛮，与沐结婚归朝廷，因封景国公。武康

伯胡执恭同陈邦傅假堵牧游令，擅封朝宗为秦王。矫诏所载，崇之以监国，许之以九锡，推之以总揽朝政、节制天下兵马，事之以父师。朝宗传檄四方，定番侯皮熊首参其不道。留守瞿式耜疏请斩胡执恭，以正欺君辱国之罪。朝宗亦知封王非出朝廷意，至是遣人入贡黄金一万两、良马一百匹，自上书请封；复以黄金四万两赂朝贵。高必王出疏争之，阁臣严起恒坚执不许。由是，怨两人入骨矣。

庆国公陈邦傅帅师入卫，诏杖礼科给事中金堡、兵科给事中丁时魁，寻遣戍。削夺都察院左部御史袁彭年、翰林院侍读刘湘客，遣戍兵科给事中蒙正发。

时，词谏诸臣多失人意，群辈伺权者指政所必去。会陈邦傅入卫，遂下丁时魁、金堡、蒙正发、刘湘客于诏狱。瞿式耜闻报，上疏申救，谓中兴之初，宜保元气，勿滥刑。再疏争之曰：诏狱追赃，乃魏忠贤弄权锻炼杨、左等事，不可祖而行之。上颁敕命，四人罪状皆宦官意，敕出忌者之手。式耜封还，谓：法，天下之公也；不可蜚语横加，开天下之疑，失远人之望。凡七疏，皆不报。诏杖金堡、丁时魁，削夺袁彭年、刘湘客，蒙正发亦遣发。

逸史氏曰：呜呼！桂之亡也，奚俟庚寅之十一月耶；诏狱兴而亡，于是乎在矣。武冈之难，上驰，太后、中宫骑，锦衣马吉翔步从，三日不得食。至一士人舍，其人供神宗像，与上貌类；上且拜且泣。士人夜梦有天神降其家，诸天人悉从，有一学士侍侧。一胡而魁梧者，曰此苏轼学士也；一秀而杰瘦者，此李泌山人也。士人师学士方以智，识其貌似山人。奇寤（？），因自揣曰：当中南坐者，岂当今天子耶！跪而进膳。上受之，大骇。群乡人环视，各具鸡黍，吉翔慰之。

翌日，土司库佑始来朝，庀器用，其卒乘黄金刀。若吉翔者，真患难君臣也。

吉翔幸上，时窥太后；堡大怒，欲杀之。大司农吴贞毓，当成栋反正时，又劝上蹕五羊；又以县令荐于成栋，得贿八百金，成栋轻之。堡奏其事，二人恨堡入骨。刘湘客贫、丁时魁富、金给事刻意清操，有所需求。辄资于二人。二人有弹劾，或敲骨、或吸髓，则以金给事先之。袁彭年，中郎子，神宗朝东林苗裔也；反正后，与东诸侯善。蒙正发给事，其乡人每□□，辄出五人手。每一令出，五人自伐其功，遂为众的，道路以目。上移蹕梧州，陈邦傅自浔州入卫，遂下四人于狱而疏彭年。留守阅邸报得堡疏，爱其文、怜其遇，至于泣下，七疏申救；而吉翔、贞毓及朝士并恨留守，思中伤不遗力矣。留守文臣，不嫖兵，凡所以弹压勋镇、号令诸军者，惟曰借爵赏以励将士也。从来勋镇不得献士于廷，是时吉翔秉政，督抚有疏，尚稽迟；勋镇荐人，朝拜疏而夕下

矣。一日军饷以养战士也（？），焦饷六万，半食桂林；灌阳入永国、义兴入宜章，惟灵田、临桂二县督府得专资焉。滇营旧为楚镇，食楚地。十二月之败，全抚马光匿穴中，饷道绝，赵印选诉之朝；司农牒二邑之饷与之，钱穀之出入并不在督抚矣。呜呼！名为留守，不知何籍可守！号为督师，不知何师可督哉！自入桂以来，列校勋镇，可以推腹心、共患难，惟宣国一人耳；印选轧之，驻平乐矣，鞭长难及。又恐其复合也，每师退，必曰：焦兵来桂，截老营也。自全退榕江、榕江退木黎岭，莫不皆然。夫以莞莞一桂捍江南半壁，剪其手足、掣其肘腋，城无一卒、库无一钱，虽武侯复生，亦奈之何！留守时为余言，簌簌欲泪，可伤也已。钦宗之弃李纲也，出之于外；秦桧之杀岳飞也，罢其兵权。今更仇讎事之、方面托之，委国于仇、委仇于敌，用之而即杀之。好臣之误国也，愈出而愈奇矣。先太师以余善理财。余曰：蕞尔国，惟钱法、盐政、屯田三事耳。遂开钱局，月得二万金。余意得请于朝，东省行钱，则以钱易盐、以盐使民，地可渐辟，财可渐理。呜呼！朝廷方困广西，其肯济广西耶！印选一日来小东皋，忽发大言，请饷恢永。余曰：全州无敌，奈何弃之而欲他图乎！楚师数万食粤地，师老则财匱，财匱则兵散，敌来何以应？金给事曰：今日敌来，诸君肯降耶？敌亦何屑受君等降耶！余曰：莫若三分现在之兵，一军守全城，一军冲锋出奇兵，一军屯田充饷。印选勃然曰：屯田须牛种，练兵须足食，冲锋须坚甲利兵。方学士曰：努力向前，自有天授。印选默然。余因叹曰：外患可御、内宄难除，桂其殆哉！此庚寅八月九日也。嗟乎！一桂林也，在内则马、吴诸臣，在外则赵、陈诸勋镇，日夜图维，以亡桂为事；而一老臣拮据其中，此实难矣。桂亡时，余遇李元胤于梧州，云朝士闻桂警，有酌酒称贺者。呜呼！独何心哉！独何心哉！

赵印选自桂林逃，靖江世子及其弟镇国将军死之。清师入桂林，督师阁部临桂伯瞿式耜、总督楚师司马张同敞不屈，死之。

十月初五日，清兵大举入严关。赵印选、胡一清、王永祚佯以分饷入桂林，榕江，其空壁也。武陵侯杨国栋、宁武伯马养麟方驰出小路，榕将军未见敌而四溃。留守发使趣印选兵出城，城中大乱，沿途驱掠，留守令戢不得。城外溃兵，云飞鸟散。水东门外烟火蔽天，而鸣镝声绕城。靖江王及绥宁侯蒲缨出走，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缢于宫中。留守方巾行衣，危坐署中。胡一清跃马入署曰：至矣！至矣！公上马，且从一清去。留守曰：去何之？从一清去，何如从留守。留守因举杯属一清曰：能饮酒乎？一清曰：今日岂饮酒时！遂跃马遁。适总督张同敞自灵川回，过东江，不及家，来留守署。留守喜曰：敞至，我死不孤矣。敞曰：公将何行？留守曰：封疆之臣，知有封疆。封疆既失，更复何去？敞曰：将欲得当以他图也。公有命，敞敢不死！遂止饮酒。督标致远将军

戚良勋牵三马至，跪而请曰：公为元老，系国安危。身出危城，尚可号召诸勋，再图恢复。留守曰：四年忍死，留守其义谓何！我为大臣，不能御敌，以至于此，更何面目见皇上、提调诸勋乎？遣之出城。复有家人泣请曰：当忍死须臾。次公子从海上一、二、三日且至；万里赴行在，乞一面而诀。留守曰：我重负天子，尚念及儿女耶？亟挥之曰：去，毋乱我。厥明，清兵入，二公冠带南面坐。清兵望见，以为神，不敢入；乃发千人围留守署，执去，见定南王孔有德。有德曰：公阁部耶？好阁部。留守曰：汝王子耶？好王子。有德箕踞地上，顾曰：坐。留守曰：我不惯胡坐。有德肃然起，且揖之。见同敞，曰：汝何人？左右命之跪，敞大骂曰：汝非我毛姻家仆耶？提溺器时，谁为汝跪？有德大怒，厉声曰：余大圣人之后也。敞曰：汝等已为犬羊，辱侮先圣，罪当死！有德气咽，直前批其颊；旁武士或牵项、或以刀背折足，强作跪状。敞大骂不屈，牵去，将斩之。留守正色叱曰：张司马，国之大臣，不得无礼；死则我同死！有德素重留守，悚然遂止。因曰：某年二十，起兵海上，横行山东，南面称孤。后为清将，赐称王，拥众数万，任以南方之事，富贵如此。公今日降，明日亦然矣。语曰：识时务者，呼为俊杰。清自甲申乘闯贼之变，驱驰中国；五年之间，南北一统。至一县县破，至一州州亡；天时人事，意可知已。公守一城捍天下，数年于兹。屡挫强兵，能已见于天下，尚谁为乎！不转祸为福，建立非常，以事明者事清，无忧富贵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谁复知之。留守曰：汝为丈夫，既不能尽忠本朝、复不能自起逐鹿称孤；未几，甘为□人鹰犬，俊杰固如是乎？尚得以时务、富贵欺天下男子耶？昔少康一成一旅恢复、光武十八年中兴，天时人事，未可知也。且本阁部无功德异能，受累朝大德，位三公、兼侯伯，常愿殫精竭力，扫清中原。今大志不就，自痛负国，虽刀锯汤镬，百死莫赎；尚蒙耻于腥膻中逐臭耶？一死足矣，毋多言！有德知不可屈，愈欲降之。总督叱曰：痴□□，岂有天朝大臣降□者乎？有德愈重之，馆二公于别所，防御甚严，而供帐、饮食如待上宾。留守日与总督慷慨赓和。清臬司王三元、苍梧道彭爨，皆留守里人；有德使说以百端，不应。复进曰：国家兴亡，何代无之；生人若朝露，何自苦如此。公可薙发为僧，自当了悟，为世人所不能焉，岂仅仅守拘儒之节耶？留守曰：僧者，降臣之别名也。佛即圣人；圣人，人伦之至也，未识人伦，何为了悟？赋诗倡和自若（见浩气吟）。二人见其至诚，喟然曰：此真正人。不敢复言。会留守遣死士遗焦琏书，极言清兵羸弱，劝琏急提兵抵桂；且曰：中兴大计，无以我为念！逻卒得之以献，有德大恐。闰十一月十七日晨，请二人。留守方食，食撤，与总督振衣同出。留守曰：我二人多活四十一日，今事毕矣。总督曰：快哉行也，今日获死所！清人皆为泣下。二公颜色不变，洋洋如平时。总督藏一白网巾于怀。至是服之

，曰：为先帝服也，将服此以见先帝。至独秀岩下，留守指曰：一生只爱泉石，愿死于此。整衣冠，争就刃，俱被杀。时，日色无光，大雷冬发，远近士民，莫不流涕。同被难者，旗鼓陈希贤、锦衣卫杨芳龄、家人陈祥。先是初三日，留守知不可守，遣坐营制脱将军徐高赉印、谢表赴行在；道阻，匿阳朔山中。清兵攻猺洞，获之。至是，亦同殉难。滇营一卒怨总督，剜其心食；有德怒而杀之。阿达哈哈番、又一拖沙刺哈番马蛟麟莅杀，雅重留守，命以芦席覆之，加土于上。越三日，侍御姚端——留守门下士也、杨艺入王邸，谋殓两公。启视留守，刃血在颈，身首不殊，面色不变。两人抚之而哭曰：忠魂仍在，知某等殓公乎？忽张目左右视。杨抚之曰：次子来见公耶！长公失所耶！目犹视。端叩首曰：我知师心矣，天子已幸南宁，师徒云集，焦侯无恙。目始瞑。遂具衣冠浅葬二公于风洞山之旷地。□□□□姚端筑室于旁，同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云。留守孙翰林院检讨昌文，于十月遣人入行在，辞世袭临桂伯爵印。且陈桂林不可守状。闻警辞朝，同南大司马鲁可藻、御史朱田林间道而上，阻山中。次年四月，为叛将王陈策扶之以出，至梧州。大学士方以智为僧，在大雄寺；闻昌文将至，谓清将马蛟麟曰：瞿阁部精忠，今古无两。其长孙来，汝能以德绥之，义声重于天下。蛟麟以为然，厚遇之。浙人魏元翼，以墨吏黜，心恨昌文；潜于清将，执之至桂，将甘心焉。未至，一日，元翼家中铁索铿然，绕室有声。元翼伏地请罪。忽吴语曰：汝不忠不义，乃欲杀我孙耶！元翼叩头，乞缓三日，少毕家事。又忽楚语曰：此不义奴，速杀之，奚问焉！九窍流血而死。有德疾，遣将祷于城隍，忽见「宫詹司马」四大字。入殿见总督，南面俨然；大惊拜，归以告。有德大骇，供双忠神位于铁佛寺。昌文适至，有德因厚礼之。昌文遂迁留守柩于明月洞，清凝亦迁总督之柩与夫人合葬焉。总督无子，惟一女适兵部主事吴重义。改葬之晨，夫妇适至，人谓忠义所感云。清凝上人者，阳羨人；真诚，不谈禅，能急人难。从予入粤，留守爱而礼之。桂陷时，适在昭平，同留守次子元鏞崎岖赶难走。至永安州遇兵，元鏞失于路，清凝仓皇入桂林，而留守已没。清凝结庐于柩侧，朝夕焚香，种蔬自给；衣食时缺，终依依不忍去。元鏞有至性，三月航海覲亲，艰苦备尝。至十月，始至粤西。万里寻亲，不获一见，可哀也矣！或曰已死、或曰入滇，不知所终。

逸史氏曰：人有五福，死往往重考终命；余以为非也。士生乱世，不能马革裹尸，亦当肆诸市朝。余，乙酉詹世勋不能死我，丙戌仇人不能死我，戊子、己丑虎狼盗贼不能死我，庚寅、辛卯刀鎗剑戟不能死我。是书既成，世有黄祖辈否耶？国可灭、史不可灭，死固甘心矣。

## 客溪樵隐编

永历十二年（戊戌）正月，诏以原督师兵部尚书程源为礼部尚书、都御史钱邦芑掌院事，赐故辅臣吴毓贞、范矿等赠恤。

矿总督云贵，驻扎黔省时，孙可望两使李定国、一使白文选将兵赴黔与矿盟，共申信义扶明之约。矿因从容为定国、文选闻陈大义，且曰：万一可望渝盟奈何？定国曰：可望扶明，我则奉之；若其渝盟，我则杀之，无难也。迨后帝辟安龙，可望强横自恣，无人臣礼。文选燕见，矿有惭色。邦芑巡抚四川时，文选与忠国公王祥盟于乌江，邦芑为执牛耳。后可望袭遵义，王祥走死。文选晤邦芑，亦汗愧不能仰视。邦芑曰：非公卖国，仍他人卖公耳。因时闲燕言帝在安龙，主辱臣死；两人泣数行下也。于是，文选对邦芑折箭自誓，必杀可望。会定国自粤西入安龙拥帝而南，居间调护，文选之力居多。可望疑其有阴谋，夺其兵权，幽之别室；而矿已愤卒，莫有为之解者。可望胁程源为兵部尚书时，邦芑为僧矣，亦传云至授詹事府正詹。两人遂密连行在旧臣，皆交欢可望镇将。此辈朴鲁武人，酒酣耳热，辄志可望骂曰：剥一张贼皮，又生一张贼皮耶！源又乘间言于可望，文选骁勇可用，使功莫如使过，文选以得还兵权。迨交水战胜，文选、马宝虽为功首，而开导于平日与离间逆党、奋发忠义于临时，矿、源、邦芑其功咸不可泯。至是，帝皆旌之。时马吉祥用事，颇忌源、芑之来。源功名自许，入朝即发吉祥奸状。吉翔嫉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，非纯臣；源发愤杜门不视事。芑虽掌宪，而督理晋王李定国之军事者为金维新，秩左都御史，位在芑上。以故都御史待命阁下不发，芑亦郁郁浮沈，朝请而已。毓贞与吉翔仇也，矿亦非吉翔所善，赠恤皆不副望，公论惜之。

二月，清师取湖南，入武、靖、沅、辰，遂至贵阳、安顺，巡抚冷孟任死之。

于是，粤西之南太、四川之川南、川东皆失。自可望败走，朝廷论功行赏，夸官设吏，率皆宴饮恬愉、争功修怨，绝不以国事为念。部官二人（一名金简，字禹藏，人越人（？）；后死蛮中。其一人惜失其姓名焉）次第进谏，谓内患虽除、外忧方棘，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，而我酣歌于漏舟、熟睡于积薪之上，能旦夕否乎？二王老于兵事者也，胡亦泄泄如是！定国疑其劾己，遽于帝前激切陈诉，帝拟杖二臣以谢之。朝士交论，共执不可。移时未决，失陷之报踵至；定国始逡巡引罪，二臣乃得免。

四月，蜀王刘文秀薨。

文秀之追可望至贵阳也，尽收其溃兵可三万人，练以备边，渐有成局矣。而晋王不悦，请召之还，并召诸将之在边者与从可望之南犯者。论功罪，为分兵多寡之地。是以边警猝至，兵火其将、将不得兵，迄于大溃。文秀先以正月

还滇，抑郁不自得；每屏人语曰：退狼进虎，晋王必败国。至是病革，上遗表曰：我怯，国事可预知。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、雅、建、越之间，尝窖金二十万，臣将郝承裔知之。臣死之后，若有仓猝，臣妻操盘匱以待、臣子御驾鞞以备■〈执上目下〉御，请驾幸蜀，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、洛，庶几转败为功也。乃薨。晋王恶之。

七月，晋王李定国秉黄钺出师。

令李承爵出左路，壁黄草坝；祁三升出中路，壁鸡公背；白文选出右路，壁遵义之孙家坝。自三方告急，屡促定国师期，辄方有待；盖随妖人贾自明之惑也。自明善幻术，多大言。言上帝助兵，当以某日下为木偶人数百，皆长丈许，执幡幢为行阵。久而无验，时已初秋矣，定国怒而斩之而讳其事。乃出兵，帝授以钺。钺，凡古命将之礼，无不备。先由中路出关岭后，李承爵告急，乃移师黄草坝。有以兵事谏者，曰：守石关，一夫之力能制胜。久之，踰石关，营于遮炎河。祁三升壁鸡公背之绝顶，粮少运艰，士不宿饱。孙家坝孤悬滇、蜀之表，声援不及，识者俱以为忧。

十月，晋王李定国告遮炎河之捷。

十二月，晋王李定国兵溃于遮炎河。

于是，鸡公背、孙家坝之师俱大溃。

十五日帝出奔。

李定国与清师战于遮炎河之右，小胜，遂不设备。清师骤至，压其营而垒。明日决战，南兵鎗炮、北兵弓矢，日中不决。忽大风北来，金鎗失火，其地山茅野草，烟焰障天。北兵乘风驰射，定国惊惧，弃众先奔，遂大溃。十三日，变服还滇，请帝出幸；言战守计者，以为书生不足听也。十四日，帝大集诸臣，共议所之。蜀王刘文秀之将陈建等举文秀遗表，请幸蜀。定国曰：蕞尔建昌，何当十万人之至。不如南楚，缓出粤西，急入交趾。难之者曰：清兵乘胜逾黄草坝，则临沅、广南道路中断；且丧败之后，焉能整兵以迎方张之势？不可。黔国公沐天波进议曰：自迤西达缅甸，其地粮糗可资；出边，则荒远无际、无一。追势稍缓，据大理两关之险，犹不失为蒙段也。帝可其议。明日，驾遂滇，官兵、男妇、马步从者数十万人。从古乘輿奔播，未有若此之众者。时定国以大兵殿后，国势既摇，人心思叛。艾能奇之子承业纠狄三聘等数人，以骁卒千余伏大寺中，谋劫定国而北。定国覘者知其谋，以告。十八日晡时，定国遽率兵千人严队西走，承业等不敢追。

永历十三年（己亥）正月初四日，帝至永昌。

帝发滇时，百官护从、军民泣随者，日行不过三十里。其后兵士乏食，恣取民间；以至所在逃避，御前供顿缺而庶僚贫病，扈蹕离次不前者甚众。崎岖

过大理，而定国亦至。明日，帝行，定国请坚守大理，许之。后数日，白文选以孙家坝南溃之兵至，列阵下关，众尚万余。定国以数百骑赴之，文选愤涕，叱定国曰：人主以全国、全师畀王，一旦至此，谁执其咎？定国惭，南向叩首曰：帝幸赦臣！谓文选曰：上既赦我，愿身一死以赎前罪。文选收涕谢曰：王许几人，死敌何益！王行矣。定国遂行。又数日，清师平西王吴三桂追文选及之，战于下关、又战于丁当山。文选败，南走入山。

晋王李定国败绩于磨盘，弃其军走；清师引还。

先是，定国闻文选败，遂渡潞江（即古怒江）。至磨盘山下（即古罗泯山，蛮云高丽贡），诸将他趋者皆会胜兵万人。因设三伏以待之，以泰安伯窦民望为初伏、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、总兵王国为三伏。令曰：须敌至三伏举炮，首尾横击之。清师至山下，得降者卢桂生言其计，清师乃释马而步搜。伏者望菁莽丛积中矢失炮雨发，民望不得已，举炮出战，三伏亦发炮趋下救之；战于山下，短兵相接。自卯迄午，僵尸堵垒。民望血战不已，中流矢死。南兵气沮，犹踞险而守；及闻定国走，将士失望，半夜散去。定国当日坐山颠上，闻信炮失序，大惊曰：兵败矣！遂先走。既逾险，问帝安在？知者曰：帝西行去，去腾越已百里，路界茶山、缅甸之间。定国曰：我焉从彼蹕！而追者及之，君臣俱死，无益也。姑他往，以图再举。遂弃帝而奔。二十四日，帝南行，尚未知磨盘之溃。野次未定，而总兵杨武至，言定国远逃、追者将及；帝遂接渐而行。时渐昏黑，行数里，失道途大穀中，时距故处仅一望耳。宫人窜失，公私囊橐多为杨武劫夺。

二十五日，扈将孙崇雅劫掳杀害尤烈。

二十八日，扈卫靳统武引其众叛去。

帝以从臣多叛，决意入缅，遂出铁壁关；关外即缅地矣。缅甸使使迎之，自称于国也曰金楼白象王。盖处则楼居，出则乘象，足不履地也。进表天朝，则称缅甸宣慰使臣某，国人称之则曰某某法。此言而公道主人也。至是，奉迎具表如常仪；复奏曰：天王远临，百蛮惊畏，请从官以下勿佩戎器。马吉翔传旨从之。诸从臣皆谏曰：猛虎所以威百兽者，以有爪牙故也。奈何自弃其防以启戒心！不听。是日，帝至芒漠，缅人执礼甚恭，并进衣衾、食物。华亭侯王维恭谋拥太子还入关，由茶山出鹤丽；不果。

二月初一日，帝至水次。

缅人舣四舟以待，帝一、后及太子一、司礼监李国泰一、文安侯马吉翔一，浮水东下，即大金沙江。其南与海接，古称黑水，此其一也。从官无舟，或水或陆，听其为计。先在腾越，从官以下及妇寺数尚四千；及至蛮汉，止一千四百五十余人。至是，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。

十八日，帝至井梗驻蹕。

因緬人奏宮室未備，故暫憩也。

二十日，緬酋迎大臣議事。

帝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。及至，酋亦不見，令通事傳話，所問者皆神宗時事。二人未習中朝典故，竟不能答；緬人哂焉。最後出神宗時敕書相示，其寶文較今微異，以為偽。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，遂不言。是役也，行人不才，遂開遠蠻以不恭之漸。

三月，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帝往就晉王李定國之師，不果。

天波及綏寧伯蒲纓、總兵王啟隆等，謀奉帝往護撤孟良以就定國。馬吉翔不從，遂止。是月也，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，通政司朱蘊金、姜承德自縊死。自定國率殘潰之眾分道入緬，焚掠劫殺，十里相望；緬人遂大发兵守隘，與官軍忿怨益甚。至是，從官以下從陸者不知帝尚在井梗，竟抵緬都之亞哇城。緬人以為寇至，發兵圍之，被殺者過半，余安置遠方；後竟無存焉。

四月，咸陽侯祁三升帥師迎蹕。

三升上表迎帝，緬人請敕止之。諫者曰：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恃也。不聽。使丁調鼎及部司楊生芳往，以敕書止之曰：朕已航閩。將軍善自為計。三升捧敕痛哭，以為帝真航閩也，遂撤師。

五月初四日，緬人以龍舟鼓樂迎帝，次于者梗。

亞哇城下有城名者梗，即大鷓鴣城舊地也。界大金沙、大盈沙之間，地饒而險。緬人結草為廬、編竹為城，帝入居之，百官咸聚草次。

初八日，緬人來貢，禮儀甚腆。

自潰眾回掠，百蠻受荼毒之慘，然未敢誚人主也。三升奉敕撤師之後，緬人以帝威令尚行，恐一旦移蹕，抒禍無計。故迎帝優奉，以為緩急自救之策。且潛阻內外，聲聞不通，而帝益困矣。

八月十五日，緬酋勸黔國公沐天波執臣禮以見，學一士（？）楊在、行人任國玺疏劾之，不報。

緬俗：八月十五日，群蠻贊見，酋張嘉會以享之。至是，招天波至，勸令從緬制，白衣、椎髻、跣足領諸海郡及棘夷酋長而拜，以夸示遠近。天波歸而自守（？），且曰：我為皇上屈也。在等以天波貪生辱國，疏劾之；留中不發。

九月，緬人進禾，帝以廩給從官。

永曆十四年（庚子），巩昌王白文選帥師迎蹕，次亞哇城，不克而還。

文選自大理之敗，間道渡隴川瀕江，踵帝之後，以帝且入亞哇城矣。二月中臨江，不知帝之所在，還兵南甸者久之。至是，招集流亡，有精兵万余人。

是年七月，复至江浒，谕缅人假道迎帝不许，遂攻之。垂克矣，缅酋惧，求敕止之。文选不奉诏，谓使者曰：前者祁将军来，诏云已航闽。若前诏为真，则今敕为贗；使今敕为真，则航闽之后何自而来？君非臣何以威众，臣非君何以使人？蛮人不足信也。使者曰：诺。既去，不复至。缅人守益坚，文选望鷓鴣城痛哭，引兵去。

九月，帝椎御宝以颁从官之不能举火者。

先是，杨武、孙崇雅之叛，乘輿辎重散亡殆尽。至沙漠，惟中宫余金盆、银怨各一，又为輿夫盗逃；而庶僚之贫者饥寒蓝缕，鷓鴣不足喻也。马吉翔、李国泰以语激，帝怒，掷「皇帝之宝」，令碎之以济从臣。典玺李国用叩头不敢奉诏，吉翔、国泰竟鍤以分饷焉。时，吉翔等拥资自贍，且纵博酣饮，高歌达旦，安寝咫尺不顾也。更值蛮人来市，无尊卑少长，皆短衣岸帻，与蛮妇坐地交易，杂以谑笑。中国纪纲荡然，蛮人视之齿冷矣。

永历十五年（辛丑）二月，巩昌王白文选会晋王李定国之师大败缅兵于锡波。

先是，定国入缅中，余众不过千许。檄调诸将，皆以磨盘山之败，实不相附；遂引而南。至顺家界外界地而食（？），势实窘迫。会庆国公贺九仪以全师自广南渡江龙江赴之（？），精兵万人攻孟艮，拔其城池；饶鱼稻，诸将稍集，军声复振。久之，九仪以（？）。文选先居木邦之南甸，相去二千里，不相闻也；迨攻缅兵还，以不克为耻，知定国取孟艮，并有九仪之众，乃为书稍之（？），责以大义。定国遂全师而西，会文选于半途，相与刑牲歃血，誓必克缅。缅人知之，拔其豪边牙蚌、边牙■〈牛果〉为大将，集兵十五万人，遇于锡波江上；临战，巨象千余夹以鎗炮，阵横二十里，鸣鼓震天，大噪而进。二王之兵，不及什一，且戎器耗失，所操惟长刀、手槊、白楮而已。定国警众横击之，大败缅兵，僵死万计，杀其将边牙■〈牛果〉；而边牙蚌犹收余众，栅大榕树林中，荫可百里。其夕，鸣鼓竟夜，如列阵。比晓，竟走还，无一存者。二王遂渡锡波江，临大金沙江以垒缅城。

四月，晋王李定国等迎蹕不果，引兵还；至亦渺赖山，师大溃。

先是，定国等兵宗大金沙江，谕缅人假道入觐，并责其象马行粮为入边之计。缅人不听，尽烧其江船，沿江据险设炮以守。月余，定国等以粮少气阻。缅中耆老曰：从此而北，至鬼窟山，有大芭蕉林，伐之作筏可渡。既渡，尚有大居江阻之；地饶材木，居民数百家，烧矿冶铁，舟可立具也。定国从之，浮蕉为梁，汔济伐材，设厂造舟焉。未几，缅人断浮桥，优厂所（？）而军饥疫作，死亡相继。时军行皆挈眷以行，老幼累累，为累不堪。不得已，为还君之策。或曰：缅中瘴疠，夏秋为甚；加以千里无烟，人何以济！孟艮不可得而返

矣。省地民风沙摆古者（？），在西南海上，行月余可至。其地高凉，其产鱼稻，盍往诸！定国等以从之行。至亦渺赖山下，其山亘数百里；登峰一览，竟其西南大海矣。是夕，文选裨将赵得胜，感其拥众文选白还（？）且曰：王毋为贺九仪之续。文选入山，据险自保。数日后，定国不得已引余兵三千，间道还孟艮。其后文选入边，遂迎降于清师。

五月，缅人弑其酋，弟为缅王。

自溃兵■〈趾兰〉入缅地，其民罹兵火之厄，死者几半。国人怱其缅曰：王迎帝，故帝阶之为祸王者也。酋曰：我迎帝，不迎贼也。贼祸我，帝不祸我。奈何以是为怨乎！于是，上下相猜忌。今定国等来攻，酋之弟守景迈、景线，引蛮众五万人入援，并大出金帛以犒其众，诸蛮奋发。凡为战守，其略一出于酋之弟；国人爱之，遂归心焉。是月二十三日，缚酋置篋舆中，投之江，立其弟为王。遣弟来告，且索金贺，不报。

六月，缅人招大小从臣尽杀之，并围行在，汉人多遭其祸。

前年八月，黔国公沐天波屈拜缅酋，其后外来兵迎，缅人大恐，又札迎天波，乞诏谕止之，且许资象马、粮糗相助入边。而外兵飘忽，既进速退，是以蛮益轻我；及二王亦渺赖山之溃，蛮尤肆志，然尚未敢为逆也。时，清师平西王吴三桂既留镇，其固山杨坤谋劾黔国公世守滇土以为盘石之计，必入缅取帝以献乃可。遂上疏固请，严檄缅酋，令献帝自劾。缅人于是谋杀从官，以孤帝势。使人来曰：贼众溃矣、缅土安矣，请天朝大臣诅盟以相信也。天波欲辞，马吉翔、李国泰曰：蛮人敬鬼重誓，可往也。乃行。日向午，缅人以兵三千围行在，索汉无少长、贵贱，皆饮刃而死。有窜入帝所伏匿者，亦搜而杀之。宫中两贵人及命妇，自缢。死者相望，伏尸枕籍。良久，缅人护驾官大呼曰：毋得惊害老皇帝！乱始定，移帝他所。缅僧使其徒来进食，数日，帝乃得进。是日，赴咒水之会死，知名者松兹王王某、黔国公沐天波、文安侯马吉翔、都督马雄飞、绥宁伯蒲缨、华亭侯王维恭、侍郎蔡士廉、杨在、御史任国玺、郇昌琦、部司杨生芳、邓居诏、学录潘潢、典簿齐应选、总兵魏豹、王起隆、内臣李国泰等二十四人。其自缢行宫者，吉王慈燿、王妃张氏、宗臣议漆、戚臣王国玺、锦衣卫管赵鸣鉴、王大雄等二十三人。呜呼！行在诸臣，虽贤不肖间殊，其崎岖口死则一。至是，同为一邱之貉，而帝已为三桂几上肉矣；缅人何足恨耶！明日，帝惊悸致病。缅人恐帝又不测，无以致辞于三桂，乃迅洁行宫，迎帝复入居之，复贡衣被、锦布等物。

十二月初三日，清师平西王吴三桂帅师临江，缅人执帝以献。

三桂既以大兵临缅城大江，缅人奉金盘一十六枚，置饌以迎。即日，缅蛮来给帝曰：李定国兵又至矣；马步军数万列江浒，索帝甚急。语未竟，蛮人遂

昇帝所坐以行。后宫号哭震天，步从五里外。乘舟渡河，舟大不及陆，三桂使将负帝登岸。帝问曰：卿为谁？对曰：臣平西王前锋章京高得捷也。帝默然。

初九日，清师平西王吴三桂以师拥帝还滇。

帝既还滇，三桂遂以捷闻。

晋王李国定国薨。

缅甸自万历中绝贡，且据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妇之地，雄视西南，然与古刺、暹罗两国为世仇。帝自蛮漠舟行，从官云散；有入古刺者，马九功、江国泰等。有入暹罗，绝爱之妻以女如珍之兄以女为定国计妃（？）。于是间道通殷勤，谋连兵攻缅。九功等亦为古刺招到溃兵得三千人，亦到；书致定国，相与犄角。两国之兵将发，会三桂执帝旋滇，谍者以告。定国闻之，■〈足辟〉踊号哭，自掷于地者，百计不食三日；自表于上帝以祈死，愤郁致病，七日而薨。暹罗、古刺之师，失望而返。

永历十六年（壬寅）四月二十五日，吴三桂以帛进帝所，帝遂崩，皇太子及皇侄殉之，明亡。

时在禺中忽大风霾，黄雾弥天，雷电交作。空中有二龙，蜿蜒而逝；滇民无不悲悼焉。

是年，三桂即进爵为亲王，益甲余万人，移家口于汉中，姜厥功也

（？）。其后，缅甸至者云晋王李定国所葬地，至今春草不生；蛮人过之，辄跪拜而去。

也是录

自非逸史

也是录序

呜呼！国运之兴衰、成败，天乎、人也？人乎、天也？仆每读史，至国破君亡之际，未尝不掩卷欷歔，而不忍多读者。嗟乎？天步之艰如此、人谋之失如彼，天人俱失，何以为国？呜呼！痛哉！前明肇基江左、继定燕都，永、洪之蕴酿其人，宣、嘉之昌隆其运，隆、万之裕大其休，吁！可谓盛矣。既而流寇横噬，金瓯堕地，君死社稷，万古增光。一时之忠臣烈妇死国殉夫，四海之志士遗民勤王举义，破巢殒首，死亡不顾，不可谓非德泽之在人者深，而忠义之天常难泯焉耳。继而圣安不守于南京，思文复溃于闽越，制阉诸臣援立先帝，意以成旅未始不可兴少康、白水未始不可起光武；帝立一日、明祀亦藉延一日者，诸臣不敢负先帝之心，即诸臣不敢负太祖养士之心也。奈何兵皆乌合、将尽叛臣，流离行间，跋涉险阻！成栋之师既覆，腾蛟之功不成。翠华奔播于岩疆，黄屋飘零于瘴雨；无斟鄩之余炉可然，无朔方之羨（旅）可召，无海岛之战舰可航。帝至是虽有大可为之才，亦英雄无用武之地矣。奈之何哉！奈之

何哉！南宁迎驾，仅同催、汜之谋；可望、任僕，罪可胜诛乎！幸而晋王以丧败之余，计无所出，乘虚夺驾，遂踣云南。交水之犯、省会之攻，岌岌乎且剗刃于二宫矣，一败涂地，狼狈降清，示瑕献图，兵端遂启；渔人之利，清实收之。况乎定国既自撤其藩离，维新且日弄其威福。三路外攻，逆党内应；晋王方仓皇于丹中之敌国，奚暇整戈御敌也。銮輿西迈，奔走三宣，托食缅甸，有如寄寓；方且文恬武嬉，苟延岁月，不思出险。天波之策不行，吉翔之恣日甚；卒之众叛亲离，内外三绝，文武屠灭，谁与图存！清兵出塞，帝遂北辕。逆贼进弑，明之宗祀忽焉遂斩。呜呼！岭峽之遗闻，犹载辍耕之录。兹焉缅甸之迁播，难征文献之存，幸有从踣故臣邓凯一（？）之录焉。于以收什一于百千，而忠奸罪状，自尔昭然。仆不揣疏谬，窃欲博采遗闻，以续明纪。仰以帝立于广，其始事也；终于缅，其终事也。自古无不亡之国，独惜帝以仁柔之资，际不可为之日，宗社板荡，豺虎纵横，上系于母后高年，弗忍引决，而怀、愍再辱，殒身贼手。呜呼！人与天也！然天绝明于蛮而不绝明于史。则斯人斯录之存，未始非天意焉。是录得之乡间好古者之家，亟请而缮录一帖。初读而抑愤，续读而涟，而天命既衰、人谋复否；呜呼！痛哉！因序而藏之，以俟后世之司马迁、班固其人者。桐山樵隐冥鸿子元益氏雪涕敬书。

也是录

自非逸史编

永历十二年（戊戌）十二月十五日，帝自溪畿起行。

永历十三年（己亥）正月初四日，帝至永昌府。

闰正月十五日，永昌府起行。

十八日，至眷越（五日内至缅）。

自永昌一路入缅，文武官四百余员、随从之役二千余人；其时护驾者，则靳统武也。

二十四日，甫下营而未炊，忽杨武兵到，传言后面满兵随到，各营兵士俱忙乱奔散。马吉翔与司礼李宗遗催驾即行，遂狼踉而奔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儿女不复相顾。兵马乱处，火光竟天；各营行囊，皆彼抢劫。上之贵人、宫女，俱为乱兵所掠。

二十五日，至铁壁关，孙崇雅叛，肆掠行在辎重。凡文武追扈稍后者，悉为所掳。

二十六日，靳统武弁帝由斜穀而去。

二十八日，帝入缅关。缅人要请各从臣去弓矢刀杖，勿惊扰缅人，众不从。马吉翔传旨命悉去戎备，众乃遵行。是日，抵芒漠，缅人迎贡，亦颇循礼。

二十九日，黔国公沐天波与皇亲王维恭、典玺李崇贵等计曰：我等须引东

宫入茶山，既可在外调度各营；且皇上入缅，亦可遥为声援，或不至受困。皇后不许。

三十日，起行。

二月初一日，帝至大金沙江，仅得四舟，止可供上用；余各自买舟，走小河。又访问得陆行亦可达彼岸，即有从陆者。计诸臣随行之众，于腾越起行，尚不下四千；此时简阅，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。从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，余者从陆。

初四日，马吉翔、李国泰不候太后、东宫，即命放舟。太后大怒曰：连我也不顾，欲陷皇帝于不孝耶！众乃止。

初六日，长行。

十八日，至井梗。缅人为阻，每日止行二、三十里。

二十日，缅人来报，我兵四集，请敕阻之。是晚，诸臣悉会御舟前，议谁可往。众各推诿，惟郑凯与行人任国玺请行。马吉翔恐二臣暴其过恶，因私谓缅人曰：此二人无家，去则不不矣。旋复报各营已撤去，遂辍不行。

二十四日，缅酋来邀大臣过河议事，上命马雄飞、邬昌（琦）往。至则缅酋不出，惟令通事传语，所问皆神宗时事。二臣不能答，缅人哂之。因所赍敕书，与神宗时所赐御宝相去微别，以为伪；又出黔国公征南将军印相对，乃信。盖缅人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因乱来朝请救，朝廷却之；是年遂与缅绝。出此，盖以示前代未尝受恩也。时亡国出奔，情境体貌，大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矣。

三月，黔国公沐天波与绥宁伯蒲缨、总兵王启隆邀马吉翔等集大树下。天波曰：缅犹遇我，日不如前；可即此走护腊撒、孟艮诸处，尚可图存。吉翔曰：如此，我不能复与官家事，将皇上、三宫交诸公为计可耳。众默然，遂散。时，白文选率兵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缅甸亚哇迎驾，相去不过六十里，寂无知者。然皆不探听虚实，惟焚掠为事而已。

十七日，起陆诸臣至亚哇城对河屯驻。缅酋疑曰：此等非避乱，乃是阴图我国耳。发兵围之，伤者甚众。因分居各村，总兵潘世荣降于缅，通政司朱蕴金、中军姜成德自缢死。

四月，芒漠来报，有我兵祁信者来迎驾，请敕止之。吉翔即请以绵衣卫丁调鼎、考功司杨生芳往，至五月望后始还。祁兵得敕不进。吉翔复与缅官之把隘者敕一道云：朕已航闽；后有一切兵来，都与我杀了。

五月初一日，缅酋遣都官备龙舟鼓乐来迎。

初五日，上去井梗。

初七日，至亚哇城对河安扎。

初八日，至者梗，即后陆诸臣所驻旧地也。先建草房十间，请上入居之

；外以竹为城，每日守护者百余卒。其诸文武，自备竹木结宇而居。

初九日，缅甸遣贡甚厚，上亦优答之。时缅甸自相贸易，杂沓如市。诸臣恬然以为无事，屏去礼貌，皆短衣跣足，阑入缅甸贸易队中，踞地喧笑，呼卢纵酒，虽大僚无不然者。其通事为大理人，语人曰：前者入关，若不弃兵器，缅甸犹备远近；今又废尽中国礼法，异时不知何所终也！

八月十三日，缅甸来招黔国公沐天波渡河，并索礼物。盖缅甸以中秋日各蛮皆贡献，故责币帛以彰声势。天波至，胁令椎髻跣足以缅甸礼见。天波不得已而从之；归而泣告众曰：我所屈者，为保全皇上计也。若使执抗，不知将作何状！众且不以我为罪府乎？于是，礼部杨在、行人任国玺皆疏劾之；留中不发。是月，上患腿疮，旦夕呻吟；而诸臣日以酣歌纵博为乐。中秋之夕，马吉翔、李国泰呼梨园黎应祥者演戏。应祥泣曰：行宫在迩，上体不安；且此时何时，而行此忍心之事乎？虽死不敢奉命。吉翔等大怒，令痛鞭之。时蒲缨所居亦密迩西内，缨大开博肆，叫呼无忌。上闻而怒，令毁其居，缨仍如故。

九月十九日，缅甸人进穀，上命给从臣之窘迫者，马吉翔徇私散给。凯见之，大骂吉翔于行殿。吉翔旗鼓吴承爵摔乱而仆伤其足，遂不能行。

永历十四年（庚子）七月，缅甸人复招黔国公沐天波渡河，天波力辞。缅甸使曰：此行不似从前，可冠带而行。至则遇之有加礼，始知各营将临缅甸城。晋王李定国率兵迎驾，有疏云：前后具本三十余道，未知曾达御览否？今与缅甸定约，议于何处迎銮，伏候指示。而诸臣在缅甸，燕雀自安，全无以出险为念者。缅甸营索敕，朦胧而去；外兵久候，音问俱绝，遂拔营去。后缅甸人来言：此辈全无实心为主，惟向各村焚掠，亦不计议恢复方略；或索本图象只、粮草，相助而行。乃惟播恶于无辜，不邀天之庇也。时，马吉翔、杨在以潘璜能通缅甸语，嘱其扶鸾曰：仙告我矣，其处有兵来迎，当以某日至；罔上以邀赏取悦。又恐定国至，众将疾攻其恶，不得自恣，故矫旨令勿入缅甸。而一切惟事牢笼，诸臣好丑，盖难枚举；至文武升迁，仍由权贿。国事至此，尚可问乎！

九月，马吉翔奏：有大臣三日不举火者。上怒，令典玺太监李国用碎皇帝之宝以济之。国用叩头曰：臣万死不奉诏。既而，马吉翔、李国泰竟玺以散各臣。吉翔弟雄飞，专恣尤甚。托者必先通雄飞，乃得。于是，行人任国玺纂宋末诸奸行事，汇成一帖，进之。吉翔闻，恨之不置。进御殿，上方览阅；次日，国泰窃袖之出。

永历十五年（辛丑）二月二十八日，巩昌主白文选密遣缅甸人赍疏至，云：臣不敢速进者，恐惊万乘，欲其扈送出关为上策耳。候即赐玺书，以决进止。后五、六日，文选率兵造浮桥，为迎蹕计，相去行在仅六、七十里；缅甸人复断其桥。文选候话不得，遂撤营去。

三月，有敌盟谋劫东宫斩关以出者，兼杀吉祥、国泰以弭后患，事泄，坐以盟投緬；密旨捕黔国公沐天波家人李姓、王启隆家人何爱，各付本主杀之。

五月，道臣任国玺有时事三不可解之疏，意以祸在然眉，急图出险。上令国玺以出险策条奏，马吉翔、李国泰扼之不可。

二十三日，緬蛮弑其兄而篡其位，遣官索贺；不从。

七月十六日，緬人来邀当事大臣渡河议事，皆辞不行。

十八日，緬人又遣官至，曰：此行无他，我王子虑众立心不善，请饮咒水，后令诸君皆得自便贸易生计耳。否则，我国安能久奉刍粟耶！

十九日，马吉翔、李国泰胁众俱行，止留年老内监一、二人侍上。邓凯以足疾，得免。已而，緬人以兵三千围驻蹕处，大呼曰：尔大臣可俱出饮咒水；有不出者，乱鎗攒刺之。诸臣犹豫，既无寸兵可以相持，又虑上与宫闈有失，延久无可为计，遂悉出。出则以三十人缚一人，骈杀之。上闻，与中宫皆欲自缢；内侍之仅存者奏曰：上死固当，其如国母年高何？且既亡社稷，又弃太后，恐貽后世之讥。盍姑缓以俟天命！上遂止。已而，緬兵入营搜财帛，宫中上贵人自缢，宫女及诸臣妻女缢于树者累累如瓜果然。上与太后以下二十五人，同聚一小屋中，惊皇无措。已而，通事引緬官来护守。惟曰：不可伤皇上与沐国公。时遍地横尸，緬官请上移沐天波所居之室；大小止存三百四十余人，聚于一楼，哭声闻于二、二里外。寺僧私以粗粝进，赖以得饱。且知诸臣之饮咒水，俱为所杀；而黔国公沐天波及王升、魏豹、王盛隆等各击伤緬兵数人而死，死亦倍惨。赴緬饮咒水被杀者共四十二员，为松滋王某、黔国公沐天波、马吉翔、马雄飞、蒲纓、王维恭、邓士廉、邓居诏、杨在、邬昌琦、任国玺、王祖望、裴廷模、杨生芳、郭璘、潘璜、齐应选、魏豹、王自金、安朝柱、王升、陈谦、王盛隆、龚勋、吴承爵、张伯宗、任子信、张拱极、刘相、宋宗宰、宋国柱、刘广益兄弟、丁调鼎、李国泰、李茂芳、杨宗华、李崇贵；又有周、卢、沈、杨诸内监，皆同时毕命焉。

二十一日，緬人仍请上还旧居处。

二十五日，进铺陈、银、布等物，且致词曰：我小邦王子，实无伤犯诸臣之心。因各营兵杀戮村民，民恐实甚；乃甘心于诸臣以快其忿也，幸无介介于小邦。上颌之而已。上病，所存大小男女无不病者，死亡相继。诸臣送之由陆路而去者，约离緬半月程，住四、五日，皆为緬人所屠；其子身无家累者，约离緬一月程，方住于一小国中，緬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归。盖从上入緬者，残无噍类矣。

十二月初二日未时，有緬官二王人来谒，云此地不便于居处，请移他所。尔国兵近我城，将发兵取道于此，恐惊官家耳。语未毕，而緬人昇上所坐杌子

即行。太后大哭，随之，继有二肩輿舁太后、中宫以行。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，渡河至岸已昏黑，不知所由为何径。三鼓后至营，始知为清师也。

初四日，上入清师大营。

初六日，上复转哑哇城。

初九日，上长发归滇。

永历十六年（壬寅）三月十三日，上入滇城。

四月初四日，命邓凯带小子出外。

十八日，上被难。

缅兵为害，吉王同妃自缢，及总兵王华宇、熊维贤与马宝二官锦衣

（？）赵明见、王大雄、王国相、吴承胤、朱文魁、吴千户、郑文远、李既白、凌云、严麻子、尹襄，俱干有户（？）、内官陈德远等十八人同时自缢。妇女则口、刘二贵人、松滋王妃、皇亲王国玺妃及诸臣妻女，不下百五十人。又莫承爵、齐环、王盛隆、姜成德等诸臣之妻，赴死尤烈。其陆行诸臣，岷王朱蕴金、姜世德、马九功、潘世荣、危礼存、向鼎忠、温如珍、刘九皋等，亦就义。而未乱时以病卒者，潘其、齐环、朱仲、王伟、瑞昌王、刘荃忠、徐凤翥并内臣数人。其诸臣子女之死者，不及悉记也。吁！酷矣！

## 南广纪略

### 华复蠡

甲申三月二十七日，梁溪发棹，逗留苕霅者一月。五月朔，渡江。六月朔，过南昌。十九日，踰梅岭。七月朔，上新兴陆道。十五日，渡海。二十一日，抵临高任。署无室，衙无役，悔三百金资斧至此也。每二更，闻鸡啼声，愀然曰：此乱征也；胡为乎来哉！方匝月，生、熟黎以署令而破城。先一日，居民告我，于所寓前后书新任某寓此，则无患。是日早，为之署令已戮父母妻矣。惨哉！贪酷可为哉！我霄昼废寝餐，招抚者六十日。至十月，府道拿胁从保全者千余家，推官相公欲杀无辜，我力四逢怒（？）。十一月，遂怱本道林次翥以「坐视不救、幸灾乐祸」责我，因罢官，举邑绅民哀之，哭而送者数百人，植去思碑于城隍庙西，以志变乱时得贤父母。斯时，适然释重负也。周孚先弃我去，就儋州陈知州馆，子养随我寓，迁居琼台，望五指插天，并缘海寻水落石出处。东眺大洋，见巨涛如山而来，初惊怖特甚，后则数其涛之大小而乐焉。乙酉年六月，杀署令事复发，以闽地为皇居，其家属特奏故也。欲提该邑绅民问罪，举国狂走，我又为之出银八十两，于粤东臬司寝其事。十一月，周孚先卒于李司李署，停棺小北门，复为葬之。丙午年二月，天衢为道府所拿，逃入琼府依我。时春夏交，城外野鸡每每夜啼，恶之。后入秋冬，益甚；曰

：必乱征也，去之。十月朔，携家眷过海而北，客雷州。二更，鸡啼更甚，弃去。行七百里，上广西梧州府陆川县，孚先子亦随焉。时十一月望，旧令施古璜已去任。我为屋三楹于城，以贮眷属。十二月朔，上北流，同古璜下苍梧。时，古璜已召铨曹，欲趋端溪也。二十日，至德庆州，传言羊城绍武帝已为清朝所除。古璜不敢再下，我独往。二十二日，入肇庆，拥戴首相丁魁楚者，唶唶要银。至二十五日早晨，犹遇退朝官拖朱施施。少刻，永历帝以两人轿下小艇走矣。我有一小艇，下河随众而逃。除夕傍晚，遇古璜于藤县。丁亥年元旦，舍舟从陆；古璜止于北流，我仍回陆川，时已元宵夕也。陆川县城，野鸡又复二更啼矣；心虽恶之，计亦无他之。二月初六日，古璜忽挟家眷仍奔陆川依我者四月。二十二日，清兵大至，百室安堵，我止费银三钱为一饭以待浙人。嗣三、四月，旧总戒陈邦傅潜于宾阳，始则纵兵劫掠，后则被抢者率多追随之肆劫掠。自四月初一日破容县、五月初五日破北流之后，遍地皆贼，皆曰恢复兵也。五月初六日，将家眷寄入深山之大桥村，山水田土佳绝，几欲家之。因有几担木香在城。不欲远去；离城数里，栖一庵中。至十五日，陆川县破矣，我亦被掠，送入监。一夕，索银五百两，我以一妾与之。彼赠我银八两，深入大桥；周孚先子弃我入博白陈邦傅部下为参将。七月内，家眷染瘴气。初七，豕妇亡。二十五，先妻亡。至八月初，婢仆辈死者五人，我父子亦大病。舟入城，寓城东紫铜坡。十六日，孙时显者率兵攻雷州，路经我寝室，釜室俱罄。父子二病体。受其毒拳者累百，与死为邻矣。二十五日，周孚先子提兵过陆川，来看我病。九月初一日，迁入陆川署令内室；因念家乡骨肉俱丧此地，恋此何为？十月十五日，将先妻豕媼之柩焚焉；携其殖，一千五百里上南宁府。经绿珠贵妃故里，山水奇秀甲天下，知南宁从未经兵火也。定儿并妻不从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入郡城，人物繁庶、粮食便易，昔号为小南京。犹然乐土，意欲居之。适一浙人送一梧州女子，吾大儿遂买屋四楹于治前萧元圃之对门。复有盛巷项竹匠之族，国初至此，甲第联绵，现兄弟叔侄举人四人，与我为家人好，亦足乐也。至戊子三月初十日，永历帝又踉跄而至矣。斯时，见有随驾者吾常吴元声、浙东严秋冶、江右王登水、萧韩若数人耳。四月杪，广州李成栋者忽反投明朝。遣洪天擢、潘曾玮、李绮三人赍疏迎驾。六月初十日，永历帝驾下肇庆。时，南宁城野鸡又二更啼矣。我决意东下，苦无舟。至七月十三日，丹阳贺退庵与吾一舟。方欲解维，退庵为仇人所劫，行李被抢，将及于我。我急诉之而止，退庵飘惊，不知何往。我身自操舟，月白风清，迅水顺流，任其所之。自永淳而横州、而贵阳、而浔州、而平南、而藤县、而梧州、而封川、而德庆、而肇庆，竟日竟夜，三千里鼓棹而下。过德庆时，夜闻征鼓声；有言曰：此皇舡也。我初不信，明日视之，是也。抵端溪西峡，时为七月二十九

日也。侨寓于东门外阅江楼右，师古璜亦在焉。贺退庵皆在焉。遇龚端木令郎在田，言元琳事，为之泪零者弥夕。斯时，凡属相知，皆为我拣如何好官做。不知我冷眼觑破，见宰执仍无柱石之才、群僚率多徼幸之徒。瞿稼轩官非不显也，戊子年二月二十三日夜之吊打不免；丁魁楚银非不多也，丁亥年四月初四日夜父子骈首就戮。生当斯世，为官适近丧身一路。人情险恶，世事凉薄，知此筵席决无好散场，遂以空闲观忙官。忽闻贺退庵以特参李绮三人，三人复仇，嘱成栋养子李元胤系之于监，欲绝其食以毙之。退庵无亲戚仆隶，只告哀于我。我若放手，退庵死矣。为之用银一百两，以活其命；又为之求解于太监夏国祥。以减其罪。至己丑年二月初一日，复为之保出狱，再赠银四两买衣饰。四月初一，又赠银，令之逃入桂林；后退庵不知何往。复三月。初，李成栋亡之信已确，肇庆君臣各复解体。适有浙人旅亡，遗妻无养，归之于我；我亦迁于乡以消夏。一年来，文官之命制于武臣之手，身登两榜，时为武弁挥拳屈膝；五虎一狗，笑破人口。至八月，鸡又二更啼矣，甚至两翅生距，骇之。此必大乱之征也，宜急去。十月中，再携家眷迁至番禺县之石壁乡。至庚寅年正月初七日，肇庆闻清兵破南雄。自己兵丁在城内外大抢大杀，先从官之显者、囊之重者及之；惜我不及见也。庚寅一年，清朝兵马顿首五羊城外，守御诸人以为万分无虑。一浙人邀我入广，因见天衢为同知。宿三夕于毛子霞寓，每酒后将睡，鸡辄大唱。我私念曰：如此兵围困，鸡又何啼，岂有更甚于此者？乃我出方一月，而城破矣。破城后，十一月二十日入城，见天衢一裸体也。问我讨银三两，置衣服；妻妾被拿，又讨银二十两赎妻出，又讨银五两置衣被。偏富贵时不曾受他一毫之惠，偏于患难相逢，真恶缘哉！晤香山令张嘉仲，谈家乡事，甚是茫然，殊闷闷，仍迁石壁。至辛卯正月，有上韶州之便，遂寄曲江。

### 丁魁楚

丁魁楚，原以抚台失机，遣戍赎归。癸未年四月，擒刘超报功，王崇岩在职方，复还原职、戴罪屯田者也。至南京弘光，则授为两广制台矣。到任以来，惟崇贿赂。留都败时，实通靖江王。后靖藩自泄其机，反为魁楚所缚，隆武晋封平粤伯焉。丙戌年十一月，永历拥戴，意虽出于西抚式耜，而决成之功，魁楚为最也。当此大任，宜稍易其平生之所向矣；乃拥戴后两月，苞苴更甚。十二月十五日，知广城已陷、新主又逃，乃拨心腹干事者三人，各挟几千金，令之潜上广城，谋入清朝主帅营内，相机作事。魁楚则将三年官橐，装载四十号大哨船，弃永历帝独上岑溪县，专候此三人回音。此三人者，初入李成栋营为家丁，情才密事以魁楚下情（？），再告以珍宝进。成栋曰：今在何处，速请出，仍借重两广可也。三人持成栋请书，上岑溪。魁楚大喜，将四十号哨船尽行移出。丁亥年三月初四日，至肇庆。成栋知之，先五里迎接，握手欢

谈，恨相见晚，许以明日即仍督两广事。傍晚设风酒，尽欢而散。先是，魁楚三子同来广东，先已殒其二子；端溪署止存一子并幼孙相随，妾婢及夫人妇则不止数百人也，俱在四十号哨船内。至三更，成栋船上传令，请丁老爷相公讲机密话。魁楚父子不敢不往，至则成栋端坐不起，两列火炬，魁楚即跪下曰：犯官有罪，乞饶儿子！成栋曰：令你先看儿子。即砍其子，次砍魁楚。成栋走出船头，高灯齐起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将家丁四十船之男人，各营分拨一人；其女人不论老少美恶，一五、一十数入李家船。闻止有一妾，于过船时投入水中，此外不曾失一针也。三年狼毒，送于一旦。不保其身，并不保其妻子。人言魁楚官囊精银八十万，珍珠、金宝、番货十倍之。所遣二孙，闻在李氏官头家做奴仆。见其自言姓丁，又打头半死云。

### 洪天擢

洪天擢，乙酉、丙戌两年，俱在广东做两司官，拥戴永历。时，自择其地，要做高、雷、廉、琼四府军门，则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写敕，驻高州。丁亥正月，清兵下高州，则携妻子奔雷州。清兵至雷州，则携妻子奔琼州。清兵以无船过海，札徐闻者一月。天擢在琼，为练兵措饷，索诈地方几万金，复擅行杀戮者几十人。至四月初二日，先航海投诚于李成栋，仍以海道事畀之管理。至戊子年，成栋叛归明，天擢首至南宁，永历宠之以铨左，遣赆谕至广慰劳成栋。朝夕同堂者，袁彭年也、潘曾纬也、李绮也、耿献忠也、佟养甲也，皆蓄发四月余矣。忽一席间，令在座言志；至天擢，则曰：我不愿做官，若有一千银子养得老母，便去做和尚矣。成栋曰：好，好，快叫里边掇一千银子送洪和尚，速唤剃头人替洪和尚薙发。在席莫敢措一词。见银子掇去矣、薙发人来矣，成栋令去天擢巾帽，竟剃做和尚矣。天擢不敢道一字，只得归去。至明日，又不好戴和尚帽、又不戴纱绢，亦不敢见成栋之面，无可奈何之极。先央人渐以不敢领银之说，还过银子后，再逐一解说，方许他上肇庆到任。永历于七月二十八日到肇庆，故天擢十二月方来也。在肇庆，以李用楫与之有隙，复修怨一场。庚寅正月，闻清兵至，请为高、廉四府军门。携妻子复去高州，为旧日受害之人所杀，妻子俱掇去。天擢，歙人，丁丑进士，向同侯淡泉二次上春官路；结社后，又同榜。淡老令黄冈时，彼为知府，宗禄事独其害。拥戴时，彼为四府军门，李武舟与有力；到琼州即难为武舟一家，绝无香火故旧之情；故天报之如此。

### 李绮

李绮，字友三，庚辰进士，松江人也。授琼山县知县，在任六年，见人惟有「无饭吃」三字为启口之谈资。乙酉年四月，欲上南京考选，竟自离任，入广城。六月，知南京溃，遂买屋三千、置田六千为安土计。八月，仍入廉，再

掌广刑馆事。大儿子死于广城。丙戌年八月，福京又溃，绮携家眷下肇庆。遇永历登极，授西台。十二月十八日，知广城又溃、永历必走，恐侍御欲随行；二十日乃为一疏，特参首揆丁魁楚。二十二日下旨，降三级调用；喜极，即刻解维，西上梧州。至横州，由灵山携妻妾、弱媳、二大女、二幼女、一幼子入廉州，居城中。丁亥年二月，清兵至廉州，绮家为地方人所抢，人口无恙。绮解入广城，总兵李成栋仍畀广刑馆。五月中，言不称旨，打二十板，因为佟养甲之幕宾。九月，朱统鉴起兵，破廉州，绮妻尚有金子三千藏在地。时一家男妇大小俱抢散，并地中金亦去。绮在广，不知也。戊子年正月间，绮夫人与家人渐聚，第二儿亦出，相对一破屋中，真无饭吃矣。闻有同年选茂明县知县，今科张凤翼者，时护在官在南宁；绮幼子闰三月初一日至南宁府，年十七、八岁，与鬼为邻。询其令尊，云无音耗，亦连声「无饭吃」。询其来为张年伯，因入见，凤翼淡淡也，送程二两出。在寓，且欲无鬼为侣矣。侯之，但云家母在廉绝粒者半月矣，望儿归。同乡相知者，恐卒此，再致意凤翼，及早送归。凤翼乃送银六两，又程二两，再益，又一两，断断不能矣。抑为买药催轿，止存三两在身。初十日早晨，出城行不满五十里，逢盗罄劫，身穿衣服俱去；又被大棍数十下，直与鬼为一矣。轿夫仍■〈才畀〉之回，一裸体而已。此时，同乡在南宁者，共为出衣、出被、出柴米。旧寓主人不许其入，另觅一室安顿之。至半夜，见有香一柱，花起。绮子自念曰：此必观世音菩萨来救我，当坐起领受。久之，香不见矣。

再欲睡下，仍取衣被，盖无有也。伸手摸帐，亦无有也。及天明，所脱下之衣服及锅头柴米、碗箸之类，尽为偷儿所窃。方知夜间之香，非观音大士。斯时，彼亦甚无气息；停二日，即殁。再为告张凤翼，赠银二两。凡在同乡，共为殓之，停柩于西门万寿庵。至四月初十日，绮至南宁，知其子已死矣。又知其妻在廉州。往迎之，止一夫人也；女之大者不必论，有六岁小女出招贖出。五月中，同夫人、小女下广城。至德庆，又遇盗，夫妻二人寸丝无存。及至广，小女亦殁。至九月，李成栋以绮为学道，己丑至庚寅十一月皆是也。十一月初二，广城既破，绮在肇庆江县考秀才。初六日下午后报到，匆忙起身回广，顾家眷。路遇大兵，吊绮于树，百般拷打，随身之物无一存焉。及至家，已有一武将来拿，索去银一万矣。十二月，绮投诚，见面银一万；又押出，助饷三万。辛卯正月，拘入广城，将妾出卖，又云「无饭吃」矣。

安龙纪事

安龙江之春

壬辰二月初六日，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蹕贵州安龙府。安龙，原名安笼所。时，云、贵皆为孙可望所据。初，阳尊皇上，要封秦王。朝廷内外臣子，稍忤

其意，则击斩随之。以故中外重足，无不协署伪职。及东兵陷广西，可望遂改安笼所为安龙府，迎上居之；宫室礼仪，一切草简。时廷臣扈随者，文武诸臣五十余人。中有马吉翔者，本北京市棍也。性便黠，颇识字。初投身内监门下，充长班，复为书办；逢迎内监，得其欢心，故内监皆托以心腹。及高起潜出典兵，吉翔窜入锦衣卫籍，冒授都司；居起潜门下，涂毒军民，无所不至。后又贿升广东都司。及乙酉隆武即位福建，吉翔解粤饷赴行在，自陈原系锦衣世职，遂冒升锦衣卫指挥。后奉使楚中，谄谀诸将，凡报军功必窜入其名；屡冒边功，渐次升至总兵。及永历即位，又营求宫禁勋戚，得封文安侯。吉翔历事既久，专意结媚宫禁宫竖。凡上一举一动，无不预知，巧为迎合。于是，上及皇太后，皆深信之，以为忠勤；遂命掌戎服事。又至安龙，见国事日非，遂与管勇卫营内监庞天寿谋逼上禅位秦王，以图富贵。独虑内阁吴贞毓及朝中大臣不相附顺，内阴嗾其党冷孟銍、吴象铉、方祚亨交章参毓。先是，濂湍移蹕时，毓欲上暂留以系中外人民之望，遂与寿、翔忤。至是，两逆交煽，急谋去毓，而銍等参疏屡上。上素知毓忠贞，俱寝不行。寿、翔、銍等曰：贞毓入阁视事，则我不得参豫机密；公等参毓；徒费纸笔。今秦王权倾内外，我具一启托张堤塘封去，求秦王令谕以内外事委戎政、勇卫两衙门总理，则大权归我两人。我内入作秦王心腹，公等作羽翼，然后徐谋尊上为太上皇，让位于秦王，则我辈富贵无量；贞毓何能为乎！吉翔遂遣门生郭璘说武选主事胡士瑞云：今上困处安龙，大势已去。我辈追随至此，无非为爵位利禄耳。揣时观变，当归秦王。况马公甚为倚重，目下即欲以外事属之。若公能达此意于诸当事，共相附和，力劝禅位，何愁不富贵！不然，我辈俱不知死所矣。士瑞即厉声叱璘曰：汝丧心病狂，欺蔑朝廷，遂谓我辈亦随波逐流乎？璘惭而退。吉翔复遣璘持白绫一幅，求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，欲以进秦王。其品愤怒不画；吉翔阴报秦王，秦王遂将其品锁去，毙之杖下。六月，秦王有礼谕天寿、吉翔云：凡朝廷内外机务，惟执事力为仔肩。若有不法臣工，一听戎政、勇卫两衙门参处，以息其纷嚣。札到，中外惶惧。独吏科给事中徐极、兵部武选司员外林青阳、主事胡士瑞、职方主事张镌、工部营缮司员外蔡演等相谓曰：天寿、吉翔曩在楚、粤，怙宠弄权，以致楚、粤不戒，銓輿屡迁。今不悔祸，且包藏祸心，称臣于可望；一人孤立，百尔寒心。我辈若畏缩不言，不几负国恩、羞鹤列乎？由是，各疏参二逆罪状。章三上，上始知两人欺君卖国，并发其在安龙时曾偷用御笔私封龙府土官赵维宗为龙英伯事。上怒，即召集廷臣，欲治寿、翔罪。寿、翔惧，急入内廷，求救太后，得免。两人奸既露，怨愈甚，欲谋杀极等。于是，专意谄附可望。凡可望所欲为者，二人辄先意为请。可望愈肆无惮，自设内阁、六部、科道等官，一切文武皆署伪衔。复私铸八迭伪印

，尽易本朝旧印。而贼臣方于宣谕可望尤甚，为之定仪立制：太庙庙享三王，太祖高皇帝主于中、张献忠主于左，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。拟改国号曰后明，日夜谋禅位。上仅守府，势甚岌岌；私与内监张福祿、全为国曰：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，奸臣马吉翔、庞天寿为之耳目，朕寝食不安。近闻西藩李定国亲领大师立捣楚、粤，俘叛逆陈邦傅父子，报国精忠久播中外，军势丕振。将来出朕于险，必此人也。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，朕欲密撰一敕，差官赍驰行营，召定国来护卫；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？祿等即奏曰：前给事徐极、部司林青阳、胡士瑞、张鏐、蔡演于秦王发札宠任天寿、吉翔时，曾抗疏交参，忠愤勃发；实陛下一德一心之臣也。臣等将圣意与他密商，自能得当以报。上允之。录与为国诣张鏐、蔡演私寓，适极与青阳、士瑞俱至，录等密传意，诸臣叩首云：此事关系国家安危，首辅吴公老成持重，当密商之。三人即诣毓寓，言其事。毓曰：今日朝廷式微至此，正我辈致命之秋也。奈权奸刻刻窥伺，恐机不密；诸公中谁能充此使者？青阳即应曰：某愿往。毓曰：固知非公不可，但奸人疑阻，预借告假而行可也。青阳乃请假归葬。贞毓属祠祭司员外蒋干昌密拟敕，属职方司主事朱东旦缮写，祿等密持入用宝。青阳即日陛辞。时，可望沿途有塘拨盘诘。阳藏密敕，从间道驰出；此六年十一月事也。

癸巳六月，上以青阳去久不回，欲差官往催，毓即以翰林院孔目周官对。武安伯郑允元云：此番比前更要慎重。今马吉翔在左右，日夜窥探，凡事必报可望。必须先将以马吉翔差出，使他不得窥探，事乃可济。若吉翔在内，则奸党蒲纓、宋德亮、郭璘、蒋御曦等往来奔走，阴伺举动，深为不便。时因节届霜降，上以陵越在东西，例用勋臣一员代祭，遂使吉翔往粤行礼。去后，即命蒋干昌撰敕，复遣周官赍往，官涕泣受命而行。时吉翔奉差在粤，探知青阳赍有密敕至定国营，私差汪锡元至营探听。未几而刘议新途遇吉翔，不知吉翔不与谋，对吉翔云：上有密敕与西藩，先差林青阳、复差周官，西藩接敕感泣，不日亲往安龙迎驾。吉翔闻之大惧，逼令议新具启报知秦王，备悉西藩接敕之事。又嘱其弟雄飞尽出家资，阴赂堤塘王爱秀求其应援。时，吉翔党与布列甚密，日伺探听。上孤立自危，以台省员缺敕部当选，于腊月二十四日临轩亲试，将蒋干昌、李元开选翰林院简讨，张鏐选刑科给事中，李颀、胡士瑞选浙江福建两道监察御史；杨锺、徐极、蔡演、赵賡禹、易士佳、任斗墟、朱东旦等亦以资深俸久，各加秩升职有差。自是，天寿、雄飞益相危惧，谓蒲纓、宋德亮、郭璘、蒋御曦等曰：凡我讎敌，俱选清华，我辈危矣。纓等曰：昨闻周官之行系众人密谋，待马公察访详悉，具报秦王，则此辈死无日矣。不数日，马吉翔果具密启与秦王，报知此事。天寿、雄飞持启诣王爱秀云：马公访得朝中有两次差官赍敕往西藩去，召他带兵迎驾。须有启报秦王，烦公即发拨启闻。

秀闻，大惊曰：果有此事，我系堤塘，亦当具启报知。寿、飞即下拜曰：公果具启救我辈性命，诚再生之恩也。启去，秦王大怒；甲午正月，差郑国往南宁马吉翔打听周官事迹，并看西府兵势。时，吉翔疏证青阳、周官甚急。由是，吏科都给事林极、大理寺少卿杨锺、太仆寺少卿赵赓禹、光禄少卿蔡演、刑科给事张鏐、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颀、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士瑞等交章参翔欺君卖国，天寿表里为奸。上见事急，即敕廷臣公议治罪。天寿惧，与雄飞数骑逃出。雄飞遂见秦王，将密敕与谋之人一一报知，而十八人之狱成矣。

先是，正月内，林青阳回行在复命。至田州总镇常荣营，荣知密敕之事已发，止阳勿回行在。阳遂留营中，暗遣心腹刘吉至行在，藏张鏐、蔡演寓，即密奏上。上甚喜，即擢阳兵科给事。上谓毓曰：仍撰敕与青阳，敕内先要说寿、翔表里为奸，将谋不利于朕，着令藩臣为朕剪除等语。俟朕与将军握手时，即行告庙晋封之典。发金二十两，为西藩铸印。张毓拟篆「屏翰亲臣」四字，发与青阳差人刘吉领去。阳接敕，与金常荣发兵护送至广东广州，得遇周官，同青阳始将空敕书写好及「屏翰亲臣」四字铸成，送至高州西藩李定国营内。诿意可望差标官至常荣营，急拿青阳，而青阳已去旬日矣；遂将荣撤回，而郑国已于南宁取吉翔回行在。秦王亦疑吉翔与，国令行在各官与吉翔对理密敕之事。各官既集，郑国云：马吉翔已拿在此，列位要明白说出林青阳、周官赍敕之事，他果与谋否？以便回复国主。贞毓云：学生职司票拟，关防严密，如何晓得。国云：既如此，我到朝内请上面对，诸臣俱造朝候。上御文华殿，召郑国、王爱秀进殿。国与爱秀奏云：西藩私通朝内奸臣，胁敕要封，国主已发人往拿正法，林青阳，周官不日便到。皇上可知是何臣主持？待臣等好回复国主。上云：密敕一事，朝中臣子必不敢做。数年以来，外面假敕假宝亦多。尔等还要密访，岂皆是朝里事？国与秀愤愤而出，即同天寿汹汹至朝房云：我们要回青州，列位须快说明白。贞毓云：皇上虽值播迁，朝廷法度尚在，谁敢妄行？学生们实不晓得。天寿力证曰：你如何推避得！国与爱秀即将毓扭出朝房，一任天寿指挥，即将杨锺、郑允元、蒋干昌、蔡演、赵赓禹、张鏐、徐极、李颀、胡士瑞、李元开、朱东旦、朱议■〈尾上米下〉、周允吉、许绍亮、胡世寅、陈麟瑞、易士佳、任斗墟等俱收锁王爱秀宅内；随带家丁同天寿进宫，拿内监张福禄、全为国、刘衡、宫中大震。少顷，禄与为国、刘衡俱铁索系出，惟胡世寅于是日释放；此甲午年三月初六事也。入朝时，天气清明；及诸君子被执，忽烈风霾日、阴云惨黑，安龙士民惊曰：天壤间一大变事。其逆党冷孟鉞、朱企■〈金英〉、蒲纓、宋德亮且扬扬得意，犹奏上速将密敕情由指出是何人所为，以便处分。不然，危亡在旦夕矣。上曰：汝等逼朕认出，朕知是谁？因悲愤而退。翌日，国具严刑拷究，先将贞毓妾父户部员外裴廷谟提到

，国叱谟跪。谟厉声曰：我是朝廷五品大夫，如何跪你？国怒，令乱棍交下，几断两臂。复将谟拷夹，问密敕事。谟不应，次将张鏐、徐极、周允吉、赵广禹、蔡演、任斗墟、陈麟瑞、张福祿、全为国等一一酷刑拷鞫，惟贞毓以大臣免刑。余皆夹数夹，笞数百，痛苦难禁，惟呼二祖、列宗。时天色晴明，忽风雷震烈。蔡演厉声曰：我辈枉取刑辱；取纸笔来，待我拱招。国即将演扭解放松，演持笔告天曰：皇天后土、二祖列宗，今日蔡演拱招与谋密敕之事，以见臣子报国苦衷。由是，一一写出。国又问曰：皇上知否？演恐有害国家，答曰：未经奏明。招罢，仍扭锁收管。越三日，将许绍亮、裴廷谟释放。亮流涕不肯出狱，向十八人曰：今日同事为国，生死与共，安忍独生！毓等曰：公今日得生，是天未尽灭忠臣。尔既生，我军虽死犹生。亮等挥泪拜辞，十八公亦挥泪答拜。亮即同廷谟出狱。天寿、吉翔乃尽出家资，厚赂国秀，吉翔以幼女送郑国为妾，国留宿二日，复遣还。即诬诸公以欺君、误国、盗宝、矫诏为词，飞报秦王。秦王发令，于本月二十日到安龙，以十八人为奸、以吉翔为忠，请上裁断。国等请上召对，上忧愤御殿，随发廷臣公议。由是，吏部侍郎张佐辰、绥宁伯蒲纓、太常寺少卿冷孟鋹、武选司郎中朱企■〈金英〉、总兵宋德亮、刑部主事蒋御曦等俱附耳向郑国云：这些官，今日都要处死；若留一个，祸根不绝。国云：自然，还须列位主持。维时刑部司官蒋御曦执笔，吏部侍郎张佐辰票旨，竟以「盗宝、矫诏、欺君、误国」八字为案，以张鏐、张福祿、全为国为首，拟凌迟；蒋干昌、徐极、杨锤、赵赓禹、蔡演、郑允元、周允吉、李颀、胡士瑞、朱议■〈尾上米下〉、李元开、朱东旦、任斗墟、易士佳等为从，拟弃市。惟毓以大臣。赐绞。陈麟瑞与佐辰同乡、同年，力救，得杖一百二十、拟遣戍。刘议新杖一百二十，越五日死。刘衡杖一百，免罪。复以福祿乃中宫近侍，用宝发敕虽皇上自行，中宫俱知其事，寿、翔等将废中宫，嘱仪制司萧尹上疏，引古废后事为例。维时中宫流涕哭诉上前，始免。遂将诸君子缚赴法场，俱神色不变，望阙叩头云：臣子一念，今日尽矣。无以报国，虽死有余责耳。又云：天寿、吉翔、雄飞朋胁为奸，欺君卖国，我辈今日为他杀尽，他日必借秦王势，挟制天子，为所欲为；中兴大业，从兹已矣。张福祿曰：我辈生不能杀此三贼，死当作厉鬼杀之，以除国害。

诸君子临刑绝无戚容，各赋诗见志。吴贞毓诗云：九世承恩愧未酬，忧时惆怅发良谋；躬逢多难惟依汉，梦绕高堂亦报刘。忠孝两穷嗟百折，匡扶有愿赖同俦；击奸未遂身先死，一片丹心不肯休。蒋干昌诗云：天道昭然不可欺，此心未许泛常如；奸臣祸国从来惨，志士成仁自古悲。十载千辛为报国，孤臣百折止忧时。我今从此归天去，化作河山壮帝畿。李元开诗云：忧愤呼天洒酒卮，六年辛苦恋王畿；生前只为忠奸辨，死后何知仆立碑。报国痴心容易死

，还家春梦不须期。汨罗江上逢人旧，自愧无能续楚词。

朱东旦诗云：邕陵昔日五君子，随扈安龙十八人；尽瘁鞠躬今已矣，忠臣千载气犹生。朱议■〈尾上米下〉诗有「精忠贯日吞河岳，劲气凌霜砥浪涛」之句。词极悲壮。余不及详记。赋毕，仍对各官拱手曰：学生辈行矣；中兴大事，交付列位。但列位都要忠于朝廷，切不可附天寿、吉翔卖国；学生辈虽死犹生也。言罢，引颈受戮。时，安龙虽三尺童子，无不垂涕者。郑国仍将诸君子暴尸三日。时，天气炎热，颜面如生，各家亲族买棺收殓。十八忠臣既死，雄飞遂自黔回；吉翔倚藉可望，挟制朝廷，复预机密，引其党张佐辰、扶纲摄相行事，内外大权尽归庞、马。时人以佐辰与纲相貌丑劣，谄事权奸，供庞、马指麾，号佐辰为判官、扶纲为小鬼，而国势日削矣。

吴贞毓，宜兴人，祖母赵氏，享年一百有一岁。丙辰生，时年九十有七矣。寿享百岁、榜登会元、官居宰相、名著忠臣，此人间四难也；而皆萃一门。呜呼！盛哉！